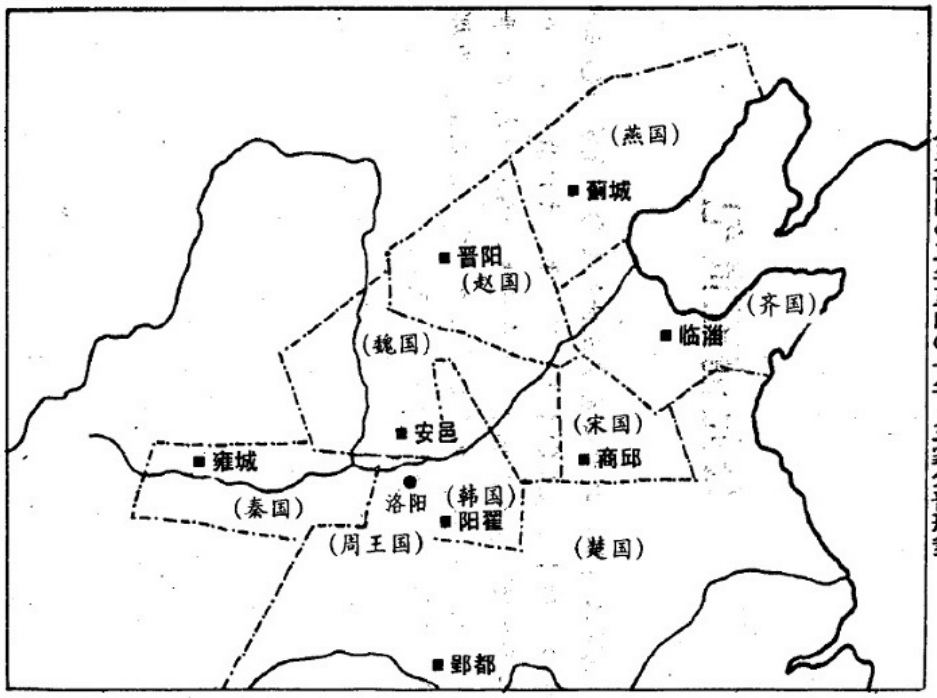
白话译本
资治通鉴

1 战国时代

台湾 柏楊著 （全三十六册）



公元前四〇三年至四〇一年·三家分晋形势

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（戊寅、前第403）

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戊寅，公元前403年）

[1]初命晋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。

[1]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为诸侯国君。

臣光曰：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纪纲是也。何谓分？君、臣是也。何谓名？公、侯、卿、大夫是也。

臣司马光曰：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，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，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。什么是礼教？就是法纪。什么是区分地位？就是君臣有别。什么是名分？就是公、侯、卿、大夫等官爵。

夫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伦之力，高世之智，莫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！是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诸侯，诸侯制卿大夫，卿大夫治士庶人。贵以临贱，贱以承贵。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，根本之制支叶，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，支叶之庇本根，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。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。

四海之广，亿民之众，都受制于天子一人。尽管是才能超群、智慧绝伦的人，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，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！所以，天子统率三公，三公督率诸侯国君，诸侯国君节制卿、大夫官员，卿、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。权贵支配贱民，贱民服从权贵。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，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；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，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，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，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。所以说，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。

文王序《易》，以乾、坤为首。孔子系之曰："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"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。《春秋》抑诸侯，尊王室，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。非有桀、纣之暴，汤、武之仁，人归之，天命之，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，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，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，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。故曰礼莫大于分也。

周文王演绎排列《易经》，以乾、坤为首位。孔子解释说："天尊贵，地卑微，阳阴于是确定。由低至高排列有序，贵贱也就各得其位。"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。《春秋》一书贬低诸侯，尊崇周王室，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，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，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。如果不是夏桀、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，对手又遇上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，使人民归心、上天赐命的话，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，矢死不渝。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，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；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，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。然而微子、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，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。所以说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。

夫礼，辨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制庶事，非名不著，非器不形；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粲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名器既亡，则礼安得独在哉！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，辞邑而请繁缨，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。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；政亡则国家从之。卫君待孔子而为政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。夫繁缨，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；正名，细务也，而孔子先之：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。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，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，众人之识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；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，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《易》曰："履霜坚冰至，"《书》曰："一日二日万几，"谓此类也。故曰分莫大于名也。

所谓礼教，在于分辨贵贱，排比亲疏，裁决万物，处理日常事物。没有一定的名位，就不能显扬；没有器物，就不能表现。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，用器物来分别标志，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。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。如果名位、器物都没有了，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！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，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，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。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，惟独名位和器物，绝不能假与他人，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；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，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。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，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，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。马饰，是一种小器物，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；正名位，是一件小事情，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，就是因为名位、器物一紊乱，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。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，圣贤考虑久远，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；常人见识短浅，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。矫正初起的小错，用力小而收效大；挽救已明显的大害，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成功。《易经》说："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。"《尚书》说："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。"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。所以说，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。

呜呼！幽、厉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纲纪散坏，下陵上替，诸侯专征，大夫擅政，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，然文、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，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隧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"王章也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！"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、滕，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、莒，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、楚、齐、秦之强不敢加者，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于季氏之于鲁，田常之于齐，白公之于楚，智伯之于晋，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，然而卒不敢者，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，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。今晋大夫暴蔑其君，剖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秩之，使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！

呜呼！周幽王、周厉王丧失君德，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。礼纪朝纲土崩瓦解；下欺凌、上衰败；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；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；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。然而周文王、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，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，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，周襄王没有准许，说："周王制度明显。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，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。不然的话，叔父您有地，愿意隧葬，又何必请示我呢？"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。因此，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、滕国大，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、莒国多，然而经过几百年，仍然是天下的宗主，即使是晋、楚、齐、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。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、齐国的田常、楚国的白公胜、晋国的智伯，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，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，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？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。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，瓜分了晋国，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，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，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，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。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！

或者以为当是之时，周室微弱，三晋强盛，虽欲勿许，其可得乎！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，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，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，则为悖逆之臣，天下苟有桓、文之君，必奉礼义而征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，谁得而讨之！故三晋之列于诸侯，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之也。

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，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，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，又怎么能做得到呢！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晋国三家虽然强悍，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，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，而是去自立为君了。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，那就是叛逆之臣，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，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。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，天子又批准了。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，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！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，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，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！

乌呼！君臣之礼既坏矣，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，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，社稷无不泯绝，生民之类糜灭几尽，岂不哀哉！

呜呼！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，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、武力互相争雄，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，江山相继沦亡，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，岂不哀伤！*

[2]初，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"不如宵也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鬓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惠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；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"弗听。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。

[2]当初，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，族人智果说："他不如智宵。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，只有一项短处。美发高大是长处，精于骑射是长处，才艺双全是长处，能写善辩是长处，坚毅果敢是长处。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。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，谁能和他和睦相处？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，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。"智宣子置之不理。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，另立为辅氏。

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。将置后，不知所立，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，以授二子曰："谨识之！"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辞；求其简，已失之矣。问无恤，诵其辞甚习；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

赵国的大夫赵简子的儿子，长子叫伯鲁，幼子叫无恤。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，不知立哪位好，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，分别交给两个儿子，嘱咐说："好好记住！"过了三年，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；再问他的竹简，已丢失了。又问小儿子无恤，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习；追问竹简，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。于是，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，便立他为继承人。

简子使尹铎为晋阳，请曰："以为茧丝乎？抑为保障乎？"简子曰："保障哉！"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谓无恤曰："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"

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，临行前尹铎请示说："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，还是作为保障之地？"赵简子说："作为保障。"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，减轻赋税。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："一旦晋国发生危难，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，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，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。"

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为政，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蓝台。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。智国闻之，谏曰："主不备难，难必至矣！"智伯曰："难将由我。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！"对曰："不然。《夏书》有之：'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'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弗备，曰'不敢兴难'，无乃不可乎！蚋、蚁、蜂、虿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！"弗听。

等到智宣子去世，智襄子智瑶当政，他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在蓝台饮宴，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，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。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，就告诫说："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，灾祸就一定会来了！"智瑶说："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。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，谁还敢兴风作浪！"智国又说："这话可不妥。《夏书》中说：'一个人屡

次三番犯错误，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，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。'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，所以不会招致大祸。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，又不戒备，说：'不敢兴风作浪。'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。蚊子、蚂蚁、蜜蜂、蝎子，都能害人，何况是国君、国相呢！"智瑶不听。

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规曰："智伯好利而愎，不与，将伐我；不如与之。彼狃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；他人不与，必响之以兵，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。"康子曰："善。"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。智伯悦。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任章曰："何故弗与？"桓子曰："无故索地，故弗与。"任章曰："无故索地，诸大夫必惧；吾与之地，智伯必骄。彼骄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；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长矣。《周书》曰：'将欲败之，必姑辅之。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。'主不如与之，以骄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，柰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！"桓子曰："善。"复与之万家之邑一。

智瑶向韩康子要地，韩康子想不给。段规说："智瑶贪财好利，又刚愎自用，如果不给，一定讨伐我们，不如姑且给他。他拿到地更加狂妄，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；别人不给，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。"韩康子说："好主意。"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。智瑶大喜，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，魏桓子想不给。家相任章问："为崐什么不给呢？"魏桓子说："无缘无故来要地，所以不给。"任章说："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，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；我们给智瑶地，他一定会骄傲。他骄傲而轻敌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；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，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。《周书》说：'要打败敌人，必须暂时听从他；要夺取敌人利益，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。'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，让他骄傲自大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，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！"魏桓子说："对。"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。

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帅韩、魏之甲以攻赵氏。襄子将出，曰："吾何走乎？"从者曰："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"襄子曰："民罢力以完之，又毙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！"从者曰："邯郸之仓库实。"襄子曰："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！其晋阳乎，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"乃走晋阳。

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的地方。赵襄子拒绝不给。智瑶勃然大怒，率领韩、魏两家甲兵前去攻打赵家。赵襄子准备出逃。问："我到哪里去呢？"随从说："长子城最近，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。"赵襄子说："百姓精疲力尽地修完城墙，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，谁能和我同心？"随从又说："邯郸城里仓库充实。"赵襄子说："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，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，谁会和我同心。还是投奔晋阳吧，那是先主的地盘，尹铎又待百姓宽厚，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。"于是前往晋阳。

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；沈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韩康子骖乘。智伯曰："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"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疵谓智伯曰："韩、魏必反矣。"智伯曰："子何以知之？"疵曰："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、魏之兵以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

魏矣。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人马相食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"明日，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"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。不然，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！"二子出，疵入曰："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"智伯曰："子何以知之？"对曰："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"智伯不悛。疵请使于齐。

智瑶、韩康子、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，引水灌城。城墙头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，锅灶都被泡塌，青蛙孳生，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。智瑶巡视水势，魏桓子为他驾车，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。智瑶说："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。"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，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脚。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，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。智家的谋士疵对智瑶说："韩、魏两家肯定会反叛。"智瑶问："你何以知道？"疵说："以人之常情而论。我们调集韩、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，赵家覆亡，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、魏两家了。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，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，城内宰马为食，破城已是指日可待。然而韩康子、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，反倒面有忧色，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？"第二天，智瑶把疵的话告诉了韩、魏二人，二人说："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，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、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，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？"两人出去，疵进来说："主公为什么把臣下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？"智瑶惊奇地反问："你怎么知道的？"回答说："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，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。"智瑶不改。于是疵请求让他出使齐国。

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，曰："臣闻唇亡则齿寒。今智伯帅韩、魏以攻赵，赵亡则韩、魏为之次矣。"二子曰："我心知其然也；恐事未遂而谋泄，则祸立至矣。"张孟谈曰："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！"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，为之期日而遣之。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，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氏之族。唯辅果在。

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来见韩、魏二人，说："我听说唇亡齿寒。现在智瑶率领韩、魏两家来围攻赵家，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、魏了。"韩康子、魏崐桓子也说："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，只怕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先泄露出去，就会马上大祸临头。"张孟谈又说："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，进入我一人耳朵，有何伤害呢？"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，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。夜里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，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。智瑶军队为救水淹而大乱，韩、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，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，大败智家军，于是杀死智瑶，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。只有辅果得以幸免。

臣光曰：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。夫才与德异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谓之贤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云梦之竹，天下之劲也；然而不矫揉，不羽括，则不能以入坚。棠之金，天下之利也；然而不熔范，不砥砺，则不能以击强。是故才德全尽谓之"圣人"，才德兼亡谓之"愚人"；德胜才谓之"君子"，才胜德谓之"小人"。凡取人之术，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则？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，智不能

周，力不能胜，譬如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决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，其为害岂不多哉！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；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馀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，岂特智伯哉！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！

臣司马光曰：智瑶的灭亡，在于才胜过德。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，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，一概而论之曰贤明，于是就看错了人。所谓才，是指聪明、明察、坚强、果毅；所谓德，是指正直、公道、平和待人。才，是德的辅助；德，是才的统帅。云梦地方的竹子，天下都称为刚劲，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，不配上羽毛，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。棠地方出产的铜材，天下都称为精利，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，不锻打出锋，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。所以，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；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；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；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。挑选人才的方法，如果找不到圣人、君子而委任，与其得到小人，不如得到愚人。原因何在？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；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。持有才干作善事，能处处行善；而凭借才干作恶，就无恶不作了。愚人尽管想作恶，因为智慧不济，气力不胜任，好像小狗扑人，人还能制服它。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，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，就如恶虎生翼，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！有德的人令人尊敬，有才的人使人喜爱；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，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，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。自古至今，国家的乱臣奸佞，家族的败家浪子，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，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，又何止智瑶呢！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，知道选择的先后，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！

[3]三家分智氏之田。赵襄子漆智伯之头，以为饮器。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刑人，挟匕首，入襄子宫中涂厕。襄子如厕心动，索之，获豫让。左右欲杀之，襄子曰："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，吾谨避之耳。"乃舍之。豫让又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。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为之泣曰："以子之才，臣事赵孟，必得近幸。子乃为所欲为，顾不易邪？何乃自苦如此？求以报仇，不亦难乎！"豫让曰："既已委质为臣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吾所为者，极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。"襄子出，豫让伏于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；索之，得豫让，遂杀之。

[3]赵、韩、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，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，作为饮具。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，就化装为罪人，怀揣匕首，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。赵襄子上厕所时，忽然心动不安，令人搜索，抓获了豫让。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，赵襄子说："智瑶已死无后人，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，真是一个义士，我小心躲避他好了。"于是释放豫让。豫让用漆涂身，弄成一个癞疮病人，又吞下火炭，弄哑嗓音。在街市上乞讨，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。路上遇到朋友，朋友认出他，为他垂泪道："以你的才干，如果投靠赵家，一定会成为亲信，那时你就为所欲为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？这样来图谋报仇，不是太困难了吗！"豫让说："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，再去刺杀他，就是怀有二心。我现在这种做法，是极困难的。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

羞愧。"赵襄子乘车出行，豫让潜伏在桥下。赵襄子到了桥前，马突然受惊，进行搜索，捕获豫让，于是杀死他。

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置后。封伯鲁之子于代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；立其子浣为赵氏后。襄子卒，弟桓子逐浣而自立；一年卒。赵氏之人曰："桓子立非襄主意。"乃共杀其子，复迎浣而立之，是为献子。献子生籍，是为烈侯。魏斯者，魏桓子之孙也，是为文侯。韩康子生武子；武子生虔，是为景侯。

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，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，也不肯立为继承人。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，称代成君，早逝；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。赵襄子死后，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，自立为国君，继位一年也死了。赵家的族人说："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。"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，再迎回赵浣，拥立为国君，这就是赵献子。赵献子生子名赵籍，就是赵烈侯。魏斯，是魏桓子的孙子，就是魏文侯。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，武子又生韩虔，被封为韩景侯。

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。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。四方贤士多归之。

魏文侯魏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国师，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，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。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。

文侯与群臣饮酒，乐，而天雨，命驾将适野。左右曰："今日饮酒乐，天又雨，君将安之？"文侯曰："吾与虞人期猎，虽乐，岂可无一会期哉！"乃往，身自罢之。

魏文侯与群臣饮酒，奏乐间，下起了大雨，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。左右侍臣问："今天饮酒正乐，外面又下着大雨，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？"魏文侯说："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，虽然这里很快乐，也不能不遵守约定！"于是前去，亲自告诉停猎。

韩借师于魏以伐赵，文侯曰："寡人与赵，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"赵借师于魏以伐韩，文侯应之亦然。二国皆怒而去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于是始大于三晋，诸侯莫能与之争。

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。魏文侯说："我与赵国，是兄弟之邦，不敢从命。"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，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。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。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，都前来朝拜魏国。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、赵、韩三国之首，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。

使乐羊伐中山，克之；以封其子击。文侯问于群臣曰："我何如主？"皆曰："仁君。"任座曰："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！"文侯怒，任座趋出。次问翟璜，对曰："仁君。"文侯曰："何以知之？"对曰："臣闻君仁则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"文侯悦，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

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，予以攻克，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。魏文侯问群臣："我是什么样的君主？"大家都说："您是仁德的君主！"只有任座说："国君您得了中山国，不用来封您的弟弟，却封给自己的儿子，这算什么仁德君主！"魏文侯勃然大怒，任座快步离开。魏文侯又问翟璜，翟璜回答说："您是仁德君主。"魏文侯问："你何以知道？"回答说："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，他的臣子就敢直言。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，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。"魏文侯大喜，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，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，奉为上客。

文侯与田子方饮，文侯曰："钟声不比乎？左高。"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"何笑？"子方曰："臣闻之，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今君审于音，臣恐其聋于官也。"文侯曰："善。"

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，文侯说："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？左边高。"田子方笑了，魏文侯问："你笑什么？"田子方说："臣下我听说，国君懂得任用乐官，不必懂得乐音。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，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。"魏文侯说："对。"

子击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伏谒。子方不为礼。子击怒，谓子方曰："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"子方曰："亦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崐人！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，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。夫士贫贱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！"子击乃谢之。

魏文侯的公子魏击出行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，下车伏拜行礼。田子方却不作回礼。魏击怒气冲冲地对田子方说："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，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？"田子方说："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，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！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，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采地。失去国家的人，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；失去采地的人，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。贫贱的游士呢，话不听，行为不合意，就穿上鞋子告辞了，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！"魏击于是谢罪。

文侯谓李克曰："先生尝有言曰：'家贫思良妻；国乱思良相。'今所置非成则璜，二子何如？"对曰："卑不谋尊，疏不谋戚。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"文侯曰："先生临事勿让！"克曰："君弗察故也。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"文侯曰："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"李克出，见翟璜。翟璜曰："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"克曰："魏成。"翟璜忿然作色曰："西河守吴起，臣所进也。君内以邺为忧，臣进西门豹。君欲伐中山，臣进乐羊。中山已拔，无使守之，臣进先生。君之子无傅，臣进屈侯鲋。以耳目之所睹记，臣何负于魏成！"李克曰："子言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克，克之对如是。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，魏成食禄千钟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内；是以东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此三人者，君皆师之；子所进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恶得与魏成比也！"翟璜逡巡再拜曰："璜，鄙人也，失对，愿卒为弟子！"

魏文侯问李克："先生曾经说过：'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。'现在我选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，这两人怎么样？"李克回答说："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，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。臣子我在朝外任职，不敢接受命令。"魏文侯说："先生不要临事推让！"李克说道："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！看人，平时看他所亲近的，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，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，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，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。仅此五条，就足以去断定人，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！"魏文侯说："先生请回府吧，我的国相已经选定了。"李克离去，遇到翟璜。翟璜问："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宰相人选，到底定了谁呢？"李克说："魏成。"翟璜立刻忿忿不平地变了脸色，说："西河守令吴起，是我推荐的。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，我推荐西门豹。国君想征伐中山国，我推荐乐羊。中山国攻克之后，没有人去镇守，我推荐了先生您。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，我推荐了屈

侯鲋。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，我哪点儿比魏成差！"李克说："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，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？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，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。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，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俸禄，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，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，所以向东得到了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干木。这三个人，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；而你所举荐的五人，国君都任用为臣属。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！"翟璜听罢徘徊不敢进前，一再行礼说："我翟璜，真是个粗人，失礼了，愿终身为您的弟子！"

吴起者，卫人，仕于鲁。齐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起取齐女为妻，鲁人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，大破齐师。或谮之鲁侯曰："起始事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；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。起，残忍薄行人也！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，则诸侯图鲁矣。"起恐得罪，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李克曰："起贪而好色；然用兵，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"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

吴起，卫国人，在鲁国任官。齐国攻打鲁国，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，但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，鲁国猜疑吴起。于是，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求得大将，大破齐国军队。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他说："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，母亲死了也不回去治丧，曾参与他断绝关系。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您的大将职位。吴起，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！况且，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，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。"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，又听说魏文侯贤明，于是就前去投奔。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，李克说："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，然而他的用兵之道，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。"于是魏文侯崐任命吴起为大将，攻击秦国，攻占五座城。

起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，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为吮之。卒母闻而哭之。人曰："子，卒也，而将军自吮其疽，何哭为？"母曰："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疽，其父战不旋踵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，是以哭之。"

吴起做大将，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，睡觉不铺席子，行军也不骑马，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，与士兵们分担疾苦。有个士兵患了毒疮，吴起为他吸吮毒汁。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。有人奇怪地问："你的儿子是个士兵，而吴起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，你为什么哭？"士兵母亲答道："不是这样啊！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，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，就战死在敌阵中了。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，我不知道他该死在哪里了，所以哭他。"

[4]燕公薨，子僖公立。

[4]燕国燕公去世，其子燕僖公即位。

二十四年（己卯、前第402）

二十四年（己卯，公元前402年）

[1]王崩，子安王骄立。

[1]周威烈王驾崩，其子姬骄即位，是为周安王。

[2]盗杀楚声王，国人立其子悼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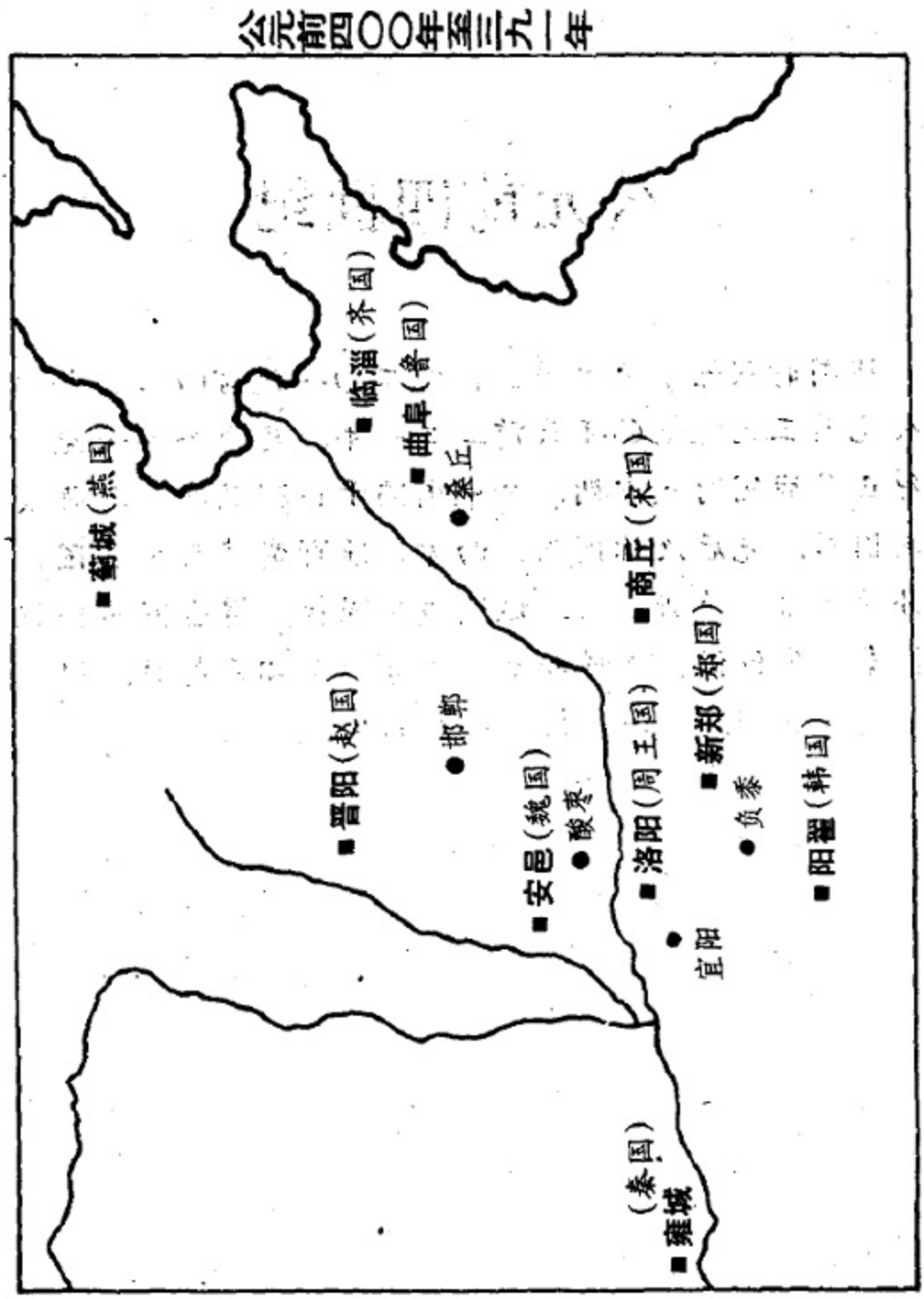
[2]盗匪杀死楚国楚声王，国中贵族拥立其子楚悼王即位。

安王元年（庚辰、前第401）

周安王元年（庚辰，公元前401年）

[1]秦伐魏，至阳孤。

[1]秦国攻打魏国，直至阳孤。



二年（辛巳、前第400）

二年（辛巳，公元前400年）

[1]魏、韩、赵伐楚，至桑丘。

[1]韩国、魏国、赵国联合攻打楚国，直至桑丘。
[2]郑围韩阳翟。
[2]郑国围攻韩国阳翟城。
[3]韩景侯薨，子烈侯取立。
[3]韩国韩景侯去世，其子韩取即位，是为韩烈侯。
[4]赵烈侯薨，国人立其弟武侯。
[4]赵国赵烈侯去世，国中贵族拥立其弟即位，是为赵武侯。
[5]秦简公薨，子惠公立。
[5]秦国秦简公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秦惠公。

三年（壬午、前第399）

三年（壬午，公元前399年）

[1]王子定奔晋。

[1]周朝王子姬定出奔晋国。

[2]虢山崩，壅河。

[2]虢山崩塌，泥石壅塞黄河。

四年（癸未、前第398）

四年（癸未，公元前398年）

[1]楚围郑。郑人杀其相驷子阳。

[1]楚国围攻郑国。郑国人杀死国相驷子阳。

五年（甲申、前第397）

五年（甲申，公元前397年）

[1]日有食之。

[1]出现日食。

[2]三月，盗杀韩相侠累。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。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，以黄金百溢为政母寿，欲因以报仇。政不受，曰："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！"及母卒，仲子乃使政刺侠累。侠累方坐府上，兵卫甚众，聂政直入上阶，刺杀侠累，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。韩人暴其尸于市，购问，莫能识。其姊闻而往，哭之曰："是轵深井里聂政也！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。妾柰何畏殁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"遂死于政尸之旁。*

[2]三月，盗匪杀死韩国国相侠累。侠累与濮阳人严仲子有仇，严仲子听说轵地人聂政很勇敢，便拿出一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，想让聂政为他报仇。聂政却不接受，说："我的老母亲还健在，我不敢为别人去献身！"等到他的母亲去世，严仲子便派聂政去行刺侠累。侠累正端坐府中，有许多护卫兵丁，聂政一直冲上厅阶，把侠累刺死。然后划破自己的面皮，挖出双眼，割出肚肠而死。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中暴尸。并悬赏查找，但无人知晓。聂政的姐姐聂听说此事前往，哭着说："这是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啊！他因为我还在，就自毁面容不使连累。我怎么能怕杀身之祸，最终埋没我弟弟的英名呢！"于是自尽死在聂政的尸体旁边。

六年（乙酉、前第396）

六年（乙酉，公元前396年）

[1]郑驷子阳之党弑公，而立其弟乙，是为康公。

[1]郑国宰相驷子阳的余党杀死国君郑公，改立他的弟弟姬乙，是为郑康公。

[2]宋悼公薨，子休公田立。

[2]宋国宋悼公去世，其子宋田即位，是为宋休公。

八年（丁亥、前第394）

八年（丁亥，公元前394年）

[1]齐伐鲁，取最。

[1]齐国攻打鲁国，攻占最地。

[2]郑负黍叛，复归韩。

[2]郑国的负黍地方反叛，复归顺韩国。

九年（戊子、前第393）

九年（戊子，公元前393年）

[1]魏伐郑。

[1]魏国攻打郑国。

[2]晋烈公薨，子孝公倾立。

[2]晋国晋烈公去世，其子姬倾即位，是为晋孝公。

十一年（庚寅、前第391）

十一年（庚寅，公元前391年）

[1]秦伐韩宜阳，取六邑。

[1]秦国攻打韩国宜阳地方，夺取六个村邑。

[2]初，田常生襄子盘，盘生庄子白，白生太公和。是岁，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，使食一城，以奉其先祀。

[2]起初，齐国田常生襄子田盘，田盘生庄子田白，田白再生太公田和。这年，田和把国君齐康公流放到海边，让他保有一个城的赋税收入，以承继祖先祭祀。

十二年（辛卯、前第390）

十二年（辛卯，公元前390年）

[1]秦、晋战于武城。

[1]秦国与晋国大战于武城。

[2]齐伐魏，取襄阳。

[2]齐国攻打魏国，夺取襄阳。

[3]鲁败齐师于平陆。

[3]鲁国在平陆击败齐国军队。

十三年（壬辰、前第389）

十三年（壬辰，公元前389年）

[1]秦侵晋。

[1]秦国入侵晋国。

[2]齐田和会魏文侯、楚人、卫人于浊泽，求为诸侯。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，王许之。

[2]齐国田和在浊泽约会魏文侯及楚国、卫国贵族，要求作诸侯。魏文侯替他向周安王及各国诸侯申请，周安王准许。

十五年（甲午、前第387）

十五年（甲午，公元前387年）*[1]秦伐蜀，取南郑。

[1]秦国攻打蜀地，夺取南郑。

[2]魏文侯薨，太子击立，是为武侯。

[2]魏国魏文侯去世，太子魏击即位，是为魏武侯。

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顾谓吴起曰："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"对曰："在德不在险。昔三苗氏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；德义不修，禹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济，右泰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；修政不仁，汤放之。商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；修政不德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皆敌国也！"武侯曰："善。"

魏武侯顺黄河而下，在中游对吴起说："稳固的山河真美啊！这是魏国的宝啊！"吴起回答说："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。当初三苗氏部落，左面有洞庭湖，右面有彭蠡湖，但他们不修德义，被禹消灭了。夏朝君王桀的居住之地，左边是黄河、济水，右边是泰华山，伊阙山在其南面，羊肠阪在其北面，但因朝政不仁，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。商朝纣王的都城，左边是孟门，右边是太行山，常山在其北面，黄河经过其南面，因他施政不德，被周武王杀了。由此可见，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。如果君主您不修德政，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，也要成为您的敌人。"魏武侯听罢说道："对。"

魏置相，相田文。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"请与子论功可乎？"田文曰："可。"起曰："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"文曰："不如子。"起曰："治百官，亲万民，实府库，子孰与起？"文曰："不如子。"起曰："守西河，秦兵不敢东乡，韩、赵宾从，子孰与起？"文曰："不如子。"起曰："此三者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居吾上，何也？"文曰："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时，属之子乎，属之我乎？"起默然良久曰："属之子矣！"

魏国设置国相，任命田文为相。吴起不高兴，对田文说："我和你比较功劳如何？"田文说："可以。"吴起便说："统率三军，使士兵乐于战死，敌国不敢谋算，你比我吴起如何？"田文说："我不如你。"吴

起又问："整治百官，亲善百姓，使仓库充实，你比我吴起如何？"田文说："我不如你。"吴起再问："镇守西河，使秦兵不敢向东侵犯，韩国、赵国依附听命，你比我吴起如何？"田文还是说："我不如你。"吴起质问道："这三条你都在我之下，而职位却在我之上，是什么道理？"田文说："如今国君年幼，国多疑难，大臣们不能齐心归附，老百姓不能信服，在这个时候，是嘱托给你呢，还是嘱托给我呢？"吴起默默不语想了一会儿，说："嘱托给你啊！"

久之，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"起易去也。起为人刚劲自喜。子先言于君曰：'吴起，贤人也，而君之国小，臣恐起之无留心也。君盍试延以女，起无留心，则必辞矣。'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，起见公主之贱子也，必辞，则子之计中矣。"公叔从之，吴起果辞公主。魏武侯疑之而未信，起惧诛，遂奔楚。

过了很久，魏国国相公叔娶公主为妻而以吴起为忌。他的仆人献计说："吴起容易去掉，吴起为人刚劲而沾沾自喜。您可以先对国君说：'吴起是个杰出人才，但君主您的国家小，我担心他没有长留的心思。国君您何不试着要把女儿嫁给他，如果吴起没有久留之心，一定会辞谢的。'主人您再与吴起一起回去，让公主羞辱您，吴起看到公主如此轻视您，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，这样您的计谋就实现了。"公叔照此去做，吴起果然辞谢了与公主的婚事。魏武侯疑忌他，不敢信任，吴起害怕被诛杀，于是投奔了楚国。

楚悼王素闻其贤，至则任之为相。起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，要在强兵，破游说之言从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却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；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。

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是个人才，到了便任命他为国相。吴起严明法纪号令，裁减一些不重要的闲官，废除了王族中远亲疏戚，用来安抚奖励征战之士，大力增强军队、破除合纵连横游说言论。于是楚国向南平定百越，向北抵挡住韩、魏、赵三国的扩张，向西征讨秦国，各诸侯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，而楚国的王亲贵戚、权臣显要中却有很多人怨恨吴起。

[3]秦惠公薨，子出公立。

[3]秦国秦惠公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秦出公。*[4]赵武侯薨，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，是为敬侯。

[4]赵国赵武侯去世，国中贵族又拥立赵烈侯的太子赵章即位，是为赵敬侯。

[5]韩烈侯薨，子文侯立。

[5]韩国韩烈侯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韩文侯。

十六年（乙未、前第386）

十六年（乙未，公元前386年）

[1]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。

[1]周王朝开始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国君。

[2]赵公子朝作乱，奔魏；与魏袭邯郸，不克。

[2]赵国公子赵朝作乱，出奔魏国，与魏国军队一起进袭赵国邯郸，未能攻克。

十七年（丙申、前第385）

十七年（丙申，公元前385年）

[1]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；杀出子及其母，沈之渊旁。

[1]秦国名叫改的庶长在河西迎接秦献公，立为国君；把秦出公和他的母亲杀死，沉在河里。

[2]齐伐鲁。

[2]齐国攻打鲁国。

[3]韩伐郑，取阳城；伐宋，执宋公。

[3]韩国攻打郑国，夺取阳城。又攻打宋国，捉住宋国国君。

[4]齐太公薨，子桓公午立。

[4]齐国太公田和去世，其子田午即位，是为齐桓公。

十九年（戊戌、前第383）

十九年（戊戌，公元前383年）

[1]魏败赵师于兔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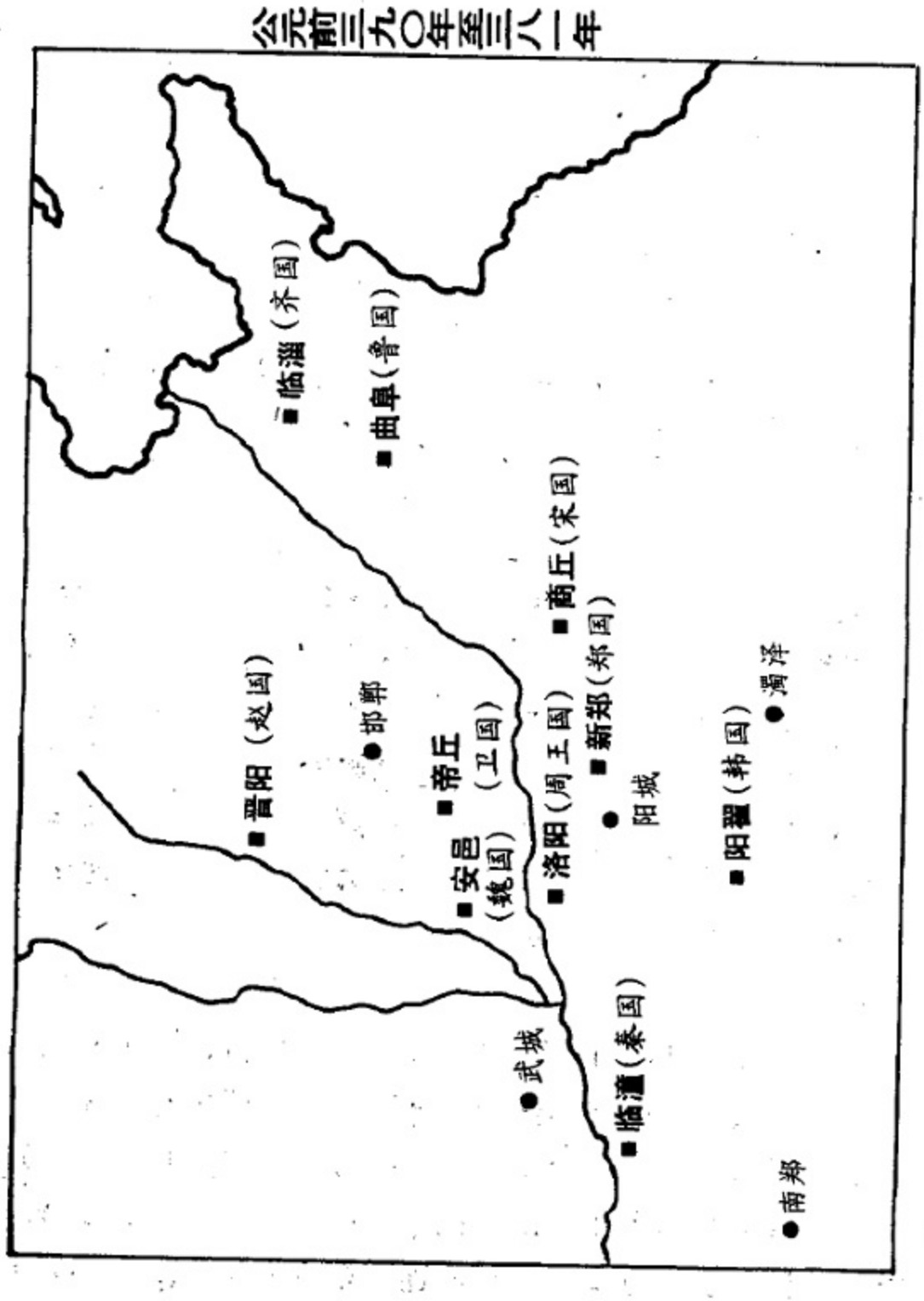
[1]魏国在兔台击败赵国军队。

二十年（己亥、前第382）

二十年（己亥，公元前382年）

[1]日有食之，既。

[1]出现日全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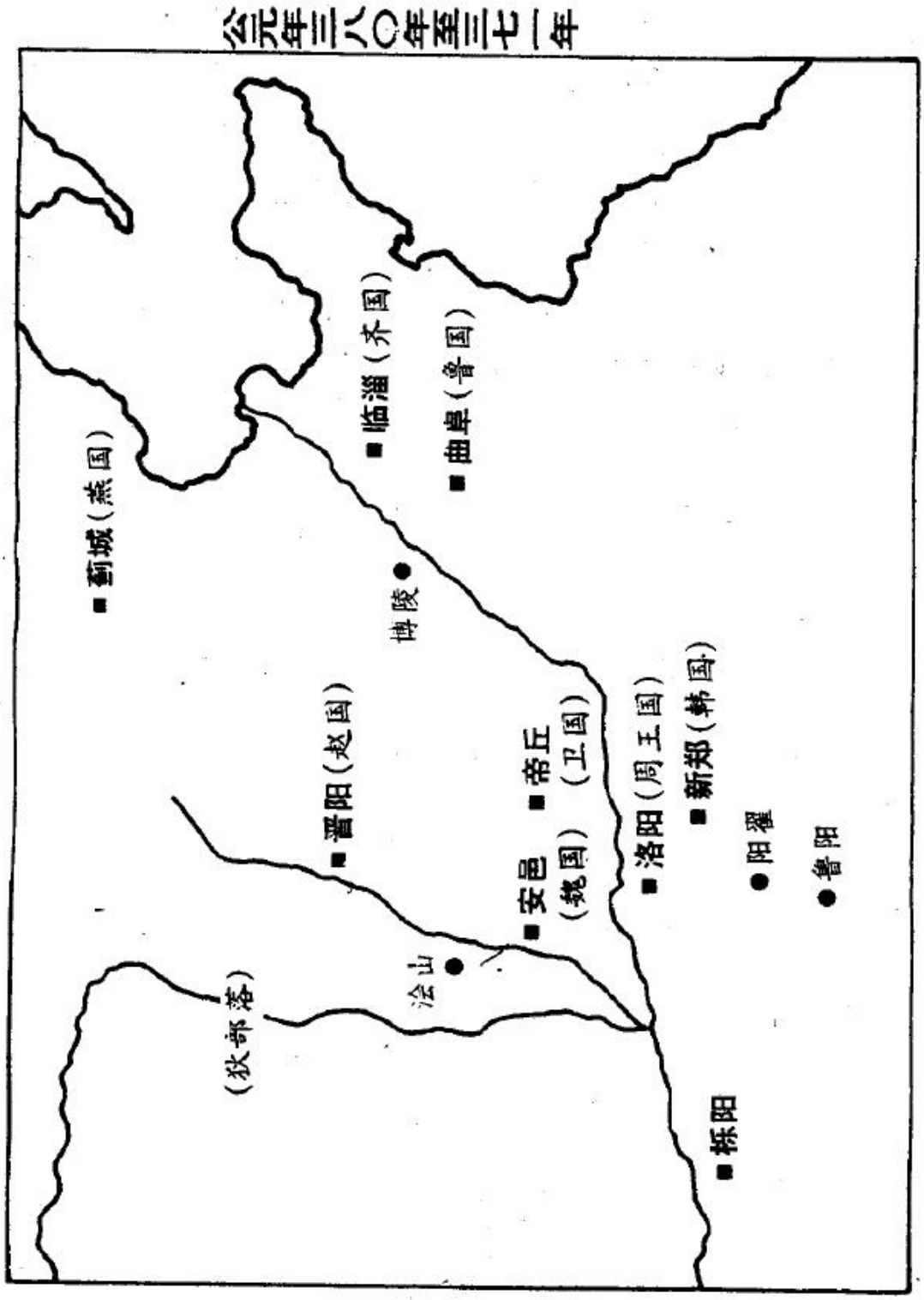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一年（庚子、前第381）

二十一年（庚子，公元前381年）

[1]楚悼王薨。贵戚大臣作乱，攻吴起；起走之王尸而伏之。击起之徒因射刺起，并中王尸。既葬，肃王即位，使令尹尽诛为乱者；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。

[1]楚悼王去世。贵族国戚和大臣作乱，攻打吴起，吴起逃到悼王尸体边，伏在上面。攻击吴起的暴徒用箭射吴起，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。办完葬事，楚肃王即位，命令楚相全数翦灭作乱者，因射吴起之事而被灭族的多达七十余家。



二十二年（辛丑、前第380）

二十二年（辛丑，公元前380年）

[1]齐伐燕，取桑丘。魏、韩、赵伐齐，至桑丘。

[1]齐国攻打燕国，夺取桑兵。魏、韩、赵三国攻打齐国，兵至桑丘。

二十三年（壬寅、前第379）

二十三年（壬寅，公元前379年）

[1]赵袭卫，不克。

[1]赵国袭击卫国，未能攻克。

[2]齐康公薨，无子，田氏遂并齐而有之。

[2]流放的齐康公去世，没有儿子。田氏家族于是把姜氏的齐国全部兼并了。

是岁，齐桓公亦薨，子威王因齐立。

当年，齐桓公也去世，其子田因齐即位，是为齐威王。

二十四年（癸卯、前第378）

二十四年（癸卯，公元前378年）

[1]狄败魏师于浍。*[1]北方狄族在浍山击败魏国军队。

[2]魏、韩、赵伐齐，至灵丘。

[2]魏、韩、赵三国攻打齐国，兵至灵丘。

[3]晋孝公薨，子靖公俱酒立。

[3]晋国晋孝公去世，其子姬俱酒即位，是为晋靖公。

二十五年(甲辰、前第377)

二十五年（甲辰，公元前377年）

[1]蜀伐楚，取兹方。

[1]蜀人攻打楚国，夺取兹方。

[2]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："其才可将五百乘。"公曰："吾知其可将；然变也尝为吏，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，故弗用也。"子思曰："夫圣人之官人，犹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；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。"公再拜曰："谨受教矣！"

[2]孔，字子思，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："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。"卫侯说："我知道他是个将才，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，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，所以我不用他。"孔说："圣人选人任官，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；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，只有几尺朽烂处，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。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，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，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，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！"卫侯一再拜谢说："我接受你的指教。"

卫侯言计非是，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"以吾观卫，所谓'君不君，臣不臣'者也！"公丘懿子曰："何乃若是？"子思曰："人主自臧，则众谋不进。事是而臧之，犹却众谋，况和非以长恶乎！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已，暗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，谄莫甚焉。君暗臣谄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与也。若此不已，国无类矣！"

卫侯提出了一项不正确的计划，而大臣们却附和如出一口。孔说："我看卫国，真是'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'呀！"公丘懿子问道："为什么竟会这样？"孔说："君主自以为是，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即使事情处理对了没有听取众议，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，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而助长邪恶之风呢！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，是无比的昏暗；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，是无比的谄媚。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，这样居于百姓之上，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。长期这样不改，国家就不象国家了。"

子思言于卫侯曰："君之国事将日非矣！"公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；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声贤之，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，如此则善安从生！《诗》曰：'具曰予圣，谁知乌之雌雄？'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！"

孔对卫侯说："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。"卫侯问："为什么？"回答说："事出有因。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，卿大夫等官员没有人敢改正你的错误；于是他们也说话自以为是，士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误。君臣都自以为贤能，下属又同声称贤，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，指出错误则忤逆而有祸，这样，怎么会有好的结果！《诗经》说：'都称道自己是圣贤，乌鸦雌雄谁能辨？'不也像你们这些君臣吗？"

[3]鲁穆公薨，子共公奋立。

[3]鲁国鲁穆公去世，其子姬奋即位，是为鲁共公。

[4]韩文侯薨，子哀侯立。

[4]韩国韩文侯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韩哀侯。

二十六年（乙巳、前第376）

二十六年（乙巳，公元前376年）

[1]王崩，子烈王喜立。

[1]周安王去世，其子姬喜即位，是为周烈王。

[2]魏、韩、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。

[2]魏、韩、赵三国一同把晋靖公废黜为平民，瓜分了他的残余领地。

周烈王元年（丙午，公元前375年）

[1]日有食之。

[1]出现日食。

[2]韩灭郑，因徙都之。

[2]韩国灭掉郑国，于是把国都迁到新郑。

[3]赵敬侯薨，子成侯种立。

[3]赵国赵敬侯去世，其子赵种即位，是为赵成侯。

三年（戊申、前第373）

三年（戊申，公元前373年）

[1]燕败齐师于林狐。

[1]燕国在林狐击败齐国军队。

鲁伐齐，入阳关。

鲁国攻打齐国，进入阳关。

魏伐齐，至博陵。

魏国攻打齐国，抵达博陵。

[2]燕僖公薨，子桓公立。

[2]燕国燕僖公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燕桓公。

[3]宋休公薨，子辟公立。

[3]宋国宋休公去世，其子即位，是为宋辟公。

[4]卫慎公薨，子声公训立。

[4]卫国卫慎公去世，其子卫训即位，是为卫声公。

四年（己酉、前第372）

四年（己酉，公元前372年）

[1]赵伐卫，取都鄙七十三。

[1]赵国攻打卫国，夺取七十三个村镇。

[2]魏败赵师于北藺。

[2]魏国在北藺击败赵国军队。

五年（庚戌、前第371）

五年（庚戌，公元前371年）

[1]魏伐楚，取鲁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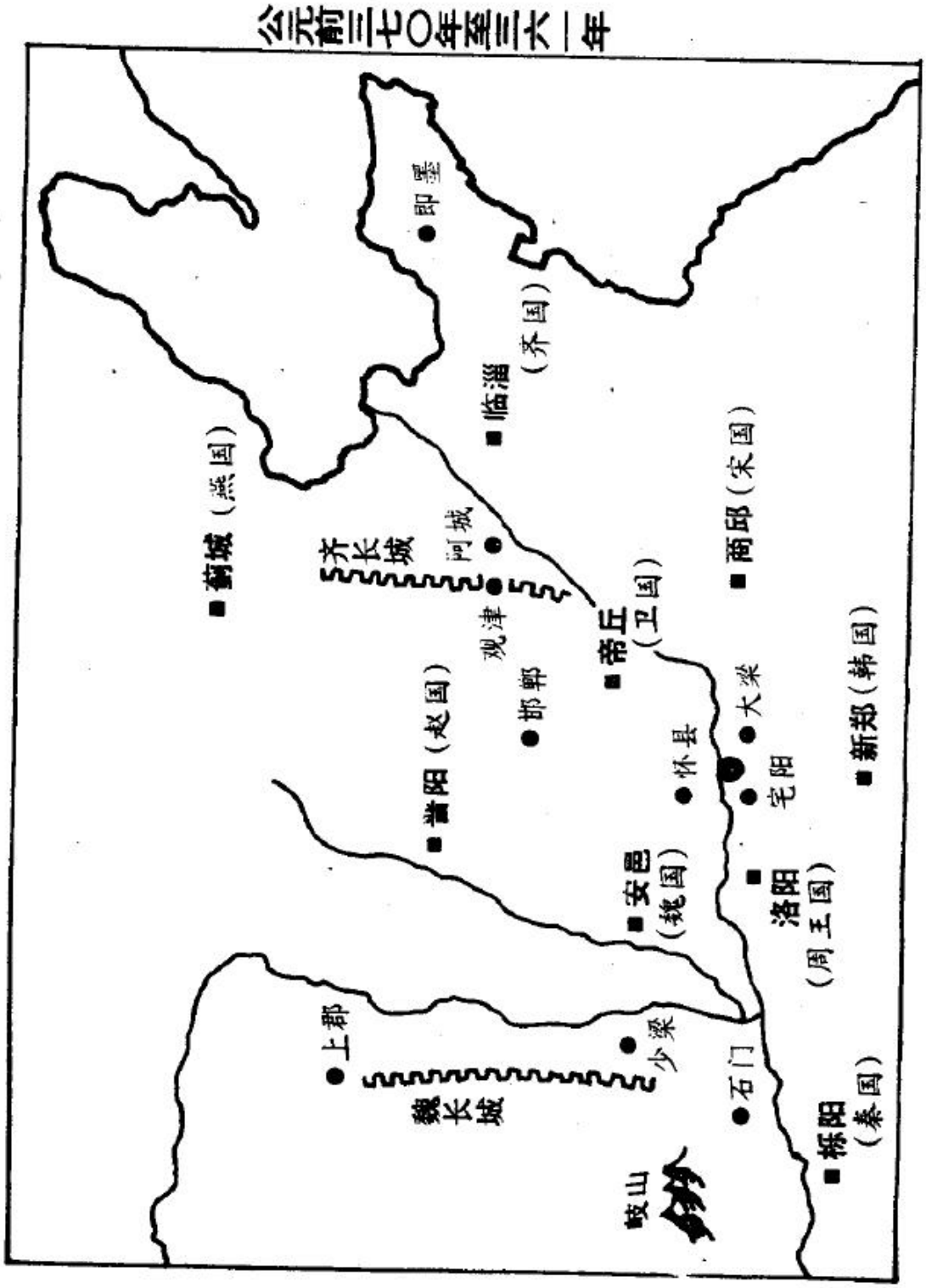
[1]魏国攻打楚国，夺取鲁阳。

[2]韩严遂弑哀侯，国人立其子懿侯。初，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，二人甚相害也。严遂令人刺韩于朝，走哀侯，哀侯抱之；人刺韩，兼及哀侯。

[2]韩国严遂杀死韩哀侯，国中贵族立哀侯之子，是为韩懿侯。当初，韩哀侯曾任命韩为国相却宠爱严遂，两人互相仇恨至深。严遂派人在朝廷行刺韩，韩逃到韩哀侯身边，韩哀侯抱住他，刺客刺韩，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。

[3]魏武侯薨，不立太子，子与公中缓争立，国内乱。

[3]魏国魏武侯去世，没有立太子，他的儿子魏与公中缓争位，国内大乱。


公元前三七〇年至三六一年
即墨
临淄
（齐国）
蓟城（燕国）
齐长城
阿城
商邱（宋国）
观津
帝丘
（卫国）
邯郸
大梁
怀县
宅阳
新郑（韩国）
晋阳（赵国）
安邑
（魏国）
洛阳
（周王国）
上郡
少梁
石门
魏长城
栎阳
（秦国）
岐山

六年（辛亥、前第370）

六年（辛亥，公元前370年）

[1]齐威王来朝。是时周室微弱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，天下以此益贤威王。

[1]齐威王朝拜周烈王。当时周王室已十分衰弱，各诸侯国都不来朝拜，唯独齐王仍来朝拜，因此天下人愈发称赞齐威王贤德。

[2]赵伐齐，至鄄。

[2]赵国攻打齐国，直至鄄地。

[3]魏败赵师于怀。

[3]魏国在怀地击败赵国军队。

[4]齐威王召即墨大夫，语之曰："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给，官无事，东方以宁；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！"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，语之曰："自子守阿，誉言日至。吾使人视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贫饿。昔日赵攻鄄，子不救；卫取薛陵，子不知；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！"是日，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。于是群臣耸惧，莫敢饰诈，务尽崐其情，齐国大治，强于天下。

[4]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，对他说："自从你到即墨任官，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。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，却是田土开辟整治，百姓丰足，官府无事，东方因而十分安定。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。"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。齐威王又召见阿地大夫，对他说："自从你到阿地镇守，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。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，只见田地荒芜，百姓贫困饥饿。当初赵国攻打鄄地，你不救；卫国夺取薛陵，你不知道；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！"当天，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。于是臣僚们毛骨耸然，不敢再弄虚假，都尽力做实事，齐国因此大治，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。

[5]楚肃王薨，无子，立其弟良夫，是为宣王。

[5]楚国楚肃王去世，他没有儿子，弟弟良夫即位，是为楚宣王。

[6]宋辟公薨，子剔成立。

[6]宋国宋辟公去世，其子宋剔成即位。

七年（壬子、前第369）

七年（壬子，公元前369年）

[1]日有食之。

[1]出现日食。

[2]王崩，弟扁立，是为显王。

[2]周烈王去世，弟弟姬扁即位，是为周显王。

[3]魏大夫王错出奔韩。公孙颀谓韩懿侯曰："魏乱，可取也。"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，战于浊泽，大破之，遂围魏。成侯曰："杀，立公中缓，割地而退，我二国之利也。"懿侯曰："不可。杀魏君，暴也；割地而退，贪也。不如两分之。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、卫，则我终无魏患矣。"赵人不听。懿侯不悦，以其兵夜去。赵成侯亦去。遂杀公中缓而立，是为惠王。

[3]魏国大夫王错逃奔韩国。公孙颀对韩懿侯说："魏国内乱，可以乘机攻取。"韩懿侯于是与赵成侯联合出兵攻打魏国，在浊泽地方交战，大败魏军，包围了魏国都城。赵成侯说："杀掉魏，立公中缓为魏国国君，然后割地退兵，这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作法。"韩懿侯说："不妥。杀死魏国国君，是强暴；割地后才退兵，是贪婪。不如让两人分别治理魏国，魏国分为两半，比宋国、卫国还不如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。"赵成侯不同意。韩懿侯不高兴，率领他的军队乘夜离去。赵成侯也只好退兵归国。魏于是杀死公中缓即位，是为魏惠王。

太史公曰：魏惠王所以身不死、国不分者，二国之谋不和也。若从一家之谋，魏必分矣。故曰："君终，无适子，其国可破也。"

太史公司马迁曰：魏惠王之所以能自身不死，国家不被瓜分，是由于韩、赵两国意见不和。如果按照其中一家的办法去做，魏国一定会被瓜分。所以说："国君死时，无继承人，国家就会被击破。"

周纪二 显王元年（癸丑、前第368）

周纪二 周显王元年（癸丑，公元前368年）

[1]齐伐魏，取观津。

[1]齐国攻打魏国,夺取观津。

[2]赵侵齐，取长城。

[2]赵国入侵齐国，占领长城。

三年（乙卯、前第366）

三年（乙卯，公元前366年）

[1]魏、韩会于宅阳。

[1]魏国、韩国在宅阳举行会议。

[2]秦败魏师、韩师于洛阳。

[2]秦国在洛阳击败魏国和韩国军队。

四年（丙辰、前第365）

四年（丙辰，公元前365年）

[1]魏伐宋。

[1]魏国攻打宋国。

五年（丁巳、前第364）

五年（丁巳，公元前364年）

[1]秦献公败三晋之师于石门，斩首六万。王赐以黼黻之服。

[1]秦献公在石门大败韩、赵、魏三国联军，斩首六万人。周王特地颁赏他绣有黑、白、青花纹的服饰。

七年（己未、前第362）

七年（己未，公元前362年）

[1]魏败韩师、赵师于浍。

[1]魏国在浍地击败韩国和赵国军队。

[2]秦、魏战于少梁，魏师败绩；获魏公孙痤。

[2]秦国、魏国在少梁激战，魏国军队大败而逃，公孙痤被俘。

[3]卫声公薨，子成侯速立。

[3]卫国卫声公去世，其子卫速即位为卫成侯。

[4]燕桓公薨，子文公立。

[4]燕国燕桓公去世，其子即位为燕文公。

[5]秦献公薨，子孝公立，孝公生二十一年矣。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，淮、泗之间小国十馀，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，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；楚自汉中，南有巴、黔中：皆以夷翟遇秦，摈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，布德修政，欲以强秦。

[5]秦国秦献公去世，其子即位为秦孝公。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。这时黄河、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，淮河、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，楚国、魏国与秦国接壤。魏国筑有一道长城，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；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、黔中等地。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族，予以鄙视，不准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。目睹此情，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，整顿国家，修明政治，让秦国强大起来。

八年（庚申、前第361）

八年（庚申，公元前361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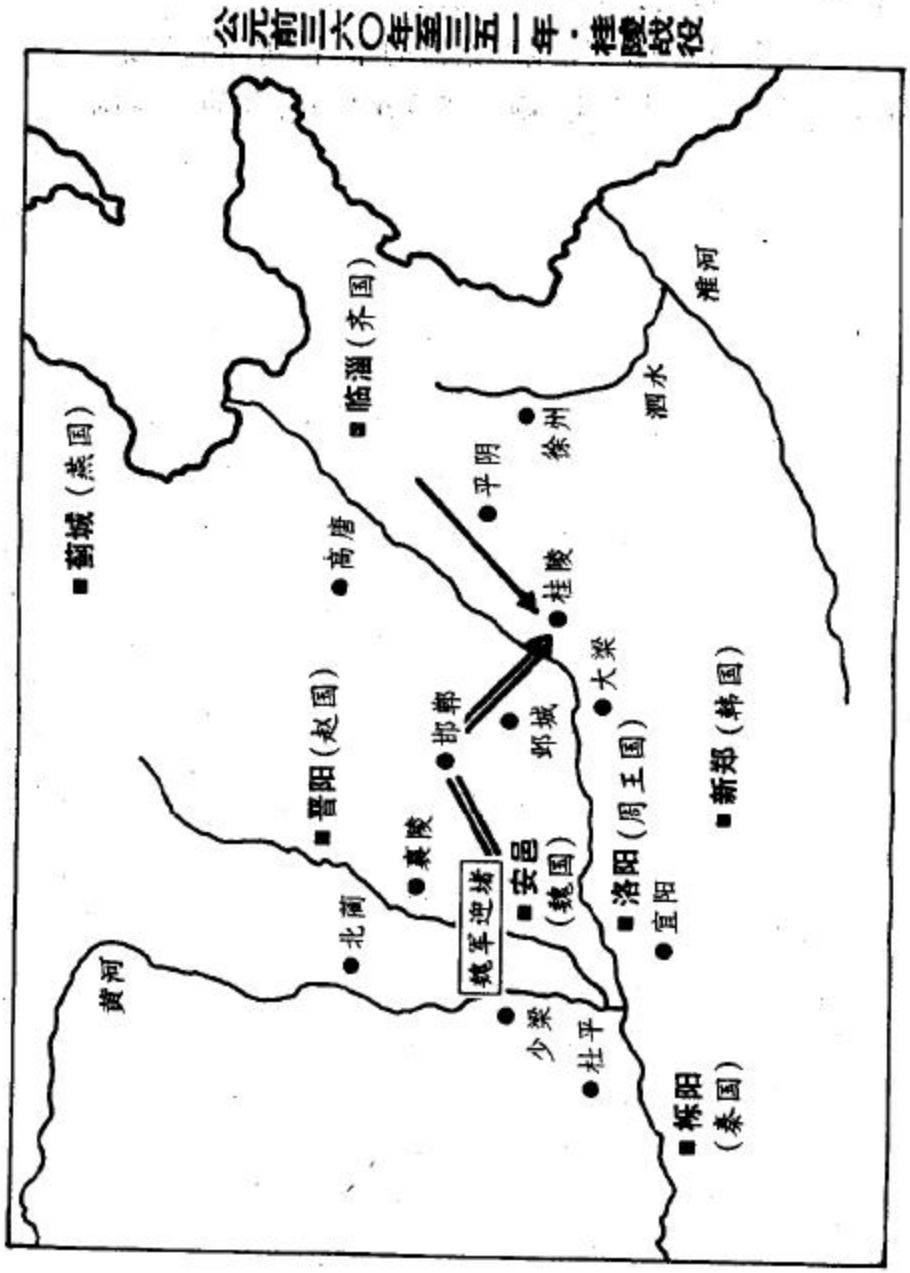
[1]孝公下令国中曰："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河为界，西霸戎翟，广地千里，天子致伯，诸侯毕贺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未遑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治栎阳，且欲东伐，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"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，乃西入秦。

[1]秦孝公在国中下令说："当年我国的国君秦穆公，立足于岐山、雍地，励精图治，向东平定了晋国之乱，以黄河划定国界；向西称霸于戎翟等族，占地广达千里；被周王赐与方伯重任，各诸侯国都来祝贺，所开辟的基业是多么光大宏伟。只是后来历代国君厉公、躁公、简公及出子造成国内动乱不息，才无力顾及外事。魏、赵、韩三国夺去了先王开创的河西领土，这是无比的耻崐辱。到献公即位时，平定安抚边境，把都城迁到栎阳，亲往治理，准备向东征讨，收复穆公时的旧地，重修穆公时的政策法令。我想到先辈的未竟之志，常常痛心疾首。现在宾客群臣中谁能献上奇计，让秦国强盛，我就封他为高官，给他封地。"卫国的公孙鞅听到这道命令，于是西行来到秦国。

公孙鞅者，卫之庶孙也，好刑名之学。事魏相公叔痤，痤知其贤，未及进。会病，魏惠王往问之曰："公叔病如有不可讳，将柰社稷何？"公叔曰："痤之中庶子卫鞅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君举国而听之！"王嘿然。公叔曰："君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！"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召鞅谢曰："吾先君而后臣，故先为君谋，后以告子。子必速行矣！"鞅曰："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！"卒不去。王出，谓左右曰："公叔病甚，悲乎，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！既又劝寡人杀之，岂不悖哉！"卫鞅既至秦，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，说以富国强兵之术；公大悦，与议国事。

公孙鞅，是卫国宗族旁支后裔，喜好法家刑名之学。他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事，公叔痤深知他的才干，但还未来得及推荐，就重

病不起。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，问道："您如果不幸去世，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？"公叔痤说："我手下任中庶子之职的公孙鞅，年纪虽轻，却有奇才，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！"魏惠王听罢默然不语。公叔痤又说："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公孙鞅，那就要杀掉他，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。"魏惠王许诺后告辞而去。公叔痤又急忙召见公孙鞅道歉说："我必须先忠于君上，然后才能照顾属下；所以先建议惠王杀你，现在又告诉你。你赶快逃走吧！"公孙鞅摇头说："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来任用我，又怎么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？"到底没有出逃。魏惠王离开公叔痤，果然对左右近臣说："公叔痤病入膏肓，真是太可怜了。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，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，岂不是糊涂了吗？"公孙鞅到了秦国后，托宠臣景监推荐见到秦孝公，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，孝公大喜过望，从此与他共商国家大事。



十年（壬戌、前第359）

十年（壬戌，公元前359年）

[1]卫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卫鞅言于秦孝公曰："夫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"甘龙曰："不然，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"卫鞅曰："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溺于所闻，以此两者，居官守法

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"公曰："善。"以卫鞅为左庶长。卒定变法之令。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、连坐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；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、臣妾、衣服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

[1]公孙鞅想实行变法改革，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。他对秦孝公说："对下层人，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。讲论至高道德的人，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，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。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，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。"大夫甘龙反驳说："不对，按照旧章来治理，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。"公孙鞅说："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，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。这两种人，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，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。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，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；贤德的人因时而变，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。"秦孝公说："说得好！"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的要职。于是制定变法的法令。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、十家一什，互相监督，犯法连坐。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，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。立军功者，可以获得上等爵位；私下斗殴内讧的，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。致力于本业，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，免除他们的赋役。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，全家收为国家奴隶。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，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。明确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，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、奴仆侍女、衣饰器物。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，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。

令既具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"能徙者予五十金！"有一人徙之，辄崐予五十金。乃下令。

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，公孙鞅怕百姓难以确信，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，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。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，没人动手去搬。公孙鞅又说："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。"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

北门，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。这时，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。

令行期年，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"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"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，秦国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有来言令便。卫鞅曰："此皆乱法之民也！"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变法令颁布一年后，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。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，公孙鞅说："新法不能顺利施行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。"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，不能施以刑罚，便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，将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，以示惩戒。第二天，秦国人听说此事，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。新法施行十年，秦国一片路不拾遗、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，百姓勇于为国作战，不敢再行私斗，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。这时，那些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中，有些又来说新法好，公孙鞅说："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！"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住。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。

臣光曰：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；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，欺其邻国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能补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！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，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称刻薄，又处战攻之世，天下趋于诈力，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

臣司马光曰：信誉，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。国家靠人民来保卫，人民靠信誉来保护；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，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。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，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，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，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。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，欺骗邻国，欺骗百姓，甚至欺骗兄弟、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一败涂地。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

救不了致命之伤，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，这岂不令人痛心！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，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，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，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，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，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，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，天下尔虞我诈、斗智斗勇之时，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，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！

[2]韩懿侯薨，子昭侯立。

[2]韩国韩懿侯去世，其子即位为韩昭侯。

十一年（癸亥、前第358）

十一年（癸亥，公元前358年）

[1]秦败韩师于西山。

[1]秦国在西山击败韩国军队。

十二年（甲子、前第357）

十二年（甲子，公元前357年）

[1]魏、韩会于。

[1]韩国、魏国在地举行会议。

十三年（乙丑、前第356）

十三年（乙丑，公元前356年）

[1]赵、燕会于阿。

[1]赵国、燕国在阿地举行会议。

[2]赵、齐、宋会于平陆。

[2]赵国、齐国、宋国在平陆举行会议。

十四年（丙寅、前第355）

[1]齐威王、魏惠王会田于郊。惠王曰："齐亦有宝乎？"威王曰："无有。"惠王曰："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。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？"威王曰："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，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。吾吏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徙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首者，使备盗贼，则道不拾遗。此四臣者，将照千里，岂特十二乘哉！"惠王有惭色。

[1]齐威王、魏惠王在效野约会狩猎。魏惠王问："齐国也有什么宝贝吗？"齐威王说："没有。"魏惠王说："我的国家虽小，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、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。以齐国之大，难道能没有宝贝？"齐威王说："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可不一样。我的大臣中有位檀子，派他镇守南城，楚国不敢来犯，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。我的大臣中还有位盼子，使他守高唐，赵国人怕得不敢向东到黄河边来打渔。我的官吏中有位黔夫，令他守徐州，燕国人在北门、赵国人在西门望空礼拜求福，相随来投奔的多达七千余家。我的大臣中有位种首，让他防备盗贼，便出现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。这四位大臣，光照千里，岂止是十二乘车子呢！"魏惠王听了面色十分惭愧。

[2]秦孝公、魏惠王会于杜平。

[2]秦孝公、魏惠王在杜平举行会议。

[3]鲁共公薨，子康公毛立。

[3]鲁国鲁共公去世，其子姬毛即位为鲁康公。

十五年（丁卯、前第354）

十五年（丁卯，公元前354年）

[1]秦败魏师于元里，斩首七千级，取少梁。

[1]秦国在元里击败魏国军队，斩首七千余人，夺取少梁。

[2]魏惠王伐赵，围邯郸。楚王使景舍救赵。

[2]魏惠王率军攻打赵国，围困邯郸城。楚王派景舍为将出兵救赵。

十六年（戊辰、前第353）

十六年（戊辰，公元前353年）

[1]齐威王使田忌救赵。

[1]齐威王派田忌率军救赵。

初，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，庞涓仕魏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孙膑，乃召之；至，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，欲使终身废弃。齐使者至魏，孙膑以刑徒阴见，说齐使者；齐使者窃载与之齐。田忌善而客待之，进于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于是威王谋救赵，以孙膑为将；辞以刑馀之人不可，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，居辎车中，坐为计谋。

起初，孙膑与庞涓一起学兵法，庞涓在魏国做将军，自己估量才能不如孙膑，便召孙膑前来魏国，又设计依法砍断孙膑的双脚，在脸上刺字，想使他终身成为废人。齐国使者来到魏国，孙膑以受刑罪人身份与他暗中相见，说动了齐国使者，偷偷地把孙膑藏在车中回到齐国。齐国大臣田忌把他奉为座上客，又推荐给齐威王。威王向他请教了兵法，于是延请他为老师。这时齐威王计划出兵援救赵国，任命孙膑为大将，孙膑以自己是个残疾之人坚决辞谢，齐威王便以田忌为大将、孙膑为军师，让他坐在帘车里，出谋划策。

田忌欲引兵之赵。孙子曰："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搏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疲于内；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，据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释赵以自救：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"田忌从之。十月，邯郸降魏。魏师还，与齐战于桂陵，魏师大败。

田忌准备率兵前往赵国，孙膑说："排解两方的斗殴，不能用拳脚将他们打开，更不能上手扶持一方帮着打，只能因势利导，乘虚而入，紧张的形势受到阻禁，就自然化解了。现在两国攻战正酣，精兵锐卒倾巢而出，国中只剩老弱病残；您不如率军急袭魏国都城，占据交通要道，冲击他们空虚的后方，魏军一定会放弃攻赵回兵救援。这样我们一举两得，既解了赵国之围，又给魏国国内以打击。"田忌听从

了孙膑的计策。十月，赵国的邯郸城投降了魏国。魏军又急忙还师援救国内，在桂陵与齐国军队发生激战，魏军大败。

[2]韩伐东周，取陵观、廪丘。

[2]韩国攻打东周王朝，夺取陵观、廪丘。

[3]楚昭奚恤为相。江乙言于楚王曰："人有爱其狗者，狗尝溺井，其邻人见，欲入言之，狗当门而噬之。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，亦犹是也。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，王曰：'此君子也，'近之；好扬人之恶者，王曰：'此小人也，'远之。然则且有子弑其父、臣弑其主者，而王终己不知也。何者？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。"王曰："善，寡人愿两闻之。"

[3]楚国任用昭奚恤为国相。江乙对楚王说："有个宠爱自己狗的人，狗向井里撒尿，邻居看见了，想到他家里去告诉他，却被狗堵住门咬。现在昭奚恤常常阻挠我来见您，就像恶狗堵门一样。况且一有专说别人好话的人，您就说：'这是君子啊！'便亲近他；而对爱指出别人缺点的人，您总是说：'这是个小人。'便疏远他。然而人世间有儿子杀父亲、臣下杀君主的恶人，您却始终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您只爱听对别人的称颂，不爱听对别人的指责呀！"楚王听后说："你说得对，今后我要听取两方面的言论。

十七年（己巳、前第352）

十七年（己巳，公元前352年）

[1]秦大良造伐魏。

[1]秦国大良造率军攻打魏国。

[2]诸侯围魏襄陵。

[2]各诸侯国出兵围攻魏国襄陵城。

十八年（庚午、前第351）

十八年（庚午，公元前351年）

[1]秦卫鞅围魏固阳，降之。

[1]秦国公孙鞅率军围攻魏国固阳，固阳归降。

[2]魏人归赵邯郸。与赵盟漳水上。

[2]魏国把夺来的邯郸城归还赵国，与赵国在漳水之畔缔结和约。

[3]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。

[3]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国相。

申不害者，郑之贱臣也，学黄、老、刑名，以干昭侯。昭侯用为相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，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。

申不害，原是郑国的卑贱小臣，后来学习黄帝、老子著作和法家刑名学问，向韩昭侯游说。韩昭侯便用他为国相，对内整顿政治，对外积极开展交往，这样进行了十五年，直到申不害去世，韩国一直国盛兵强。

申子尝请仕其从兄，昭侯不许，申子有怨色。昭侯曰："所为学于子者，欲以治国也。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，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？子尝教寡人修功劳，视次第；今有所私求，我将奚听乎？"申子乃辟舍请罪曰："君真其人也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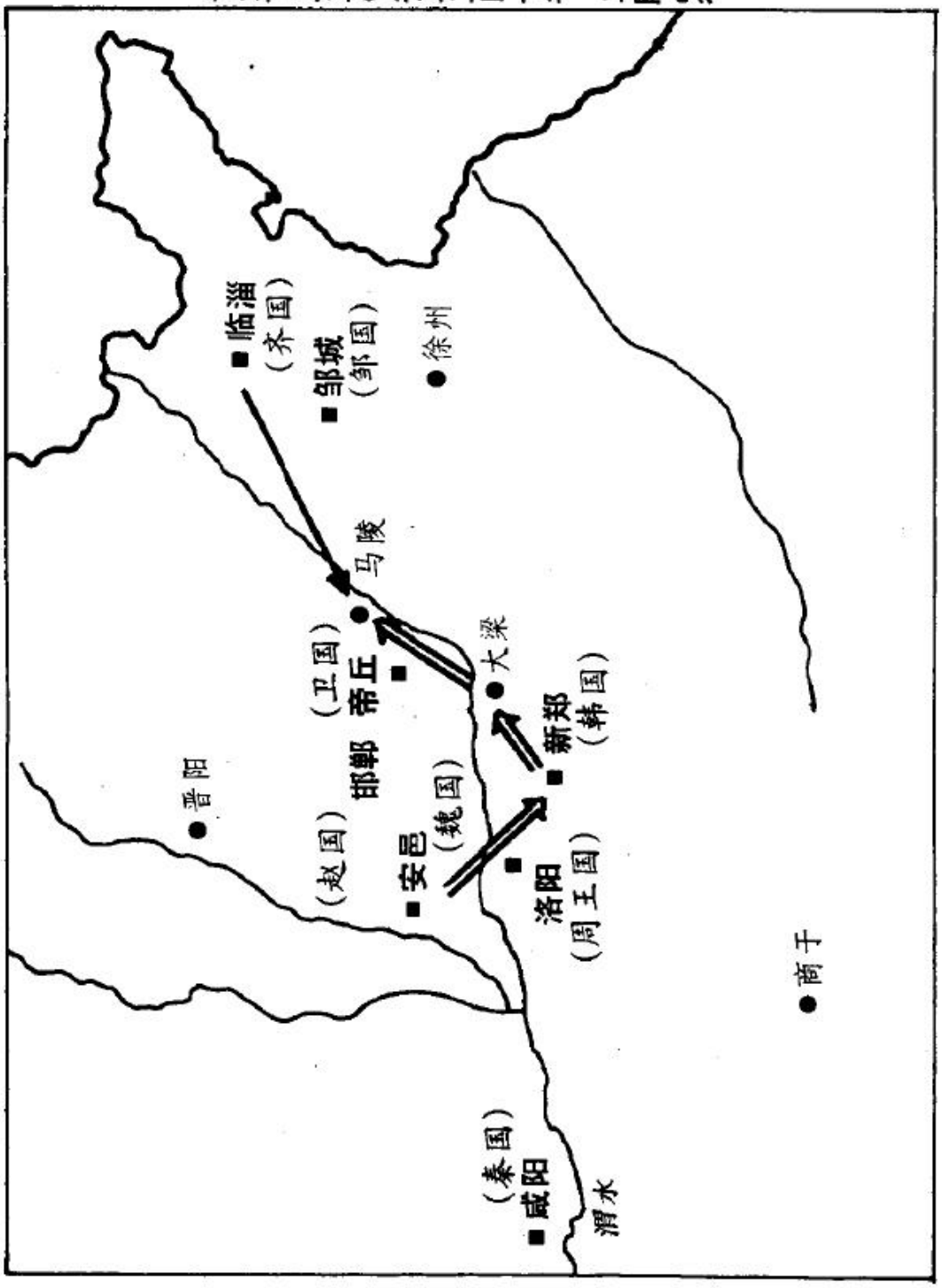
申不害曾经请求让他的堂兄做个官，韩昭侯不同意，申不害很不高兴。韩昭侯对他说："我之所以向你请教，就是想治理好国家。现在我是批准你的私请来破坏你创设的法度呢，还是推行你的法度而拒绝你的私请呢？你曾经开导我要按功劳高低来封赏等级，现在你却有私人的请求，我该听哪种意见呢？"申不害便离开了自己正式居室，另居别处，向韩昭侯请罪说："您真是我企望效力的贤明君主！"

昭侯有弊裤，命藏之。侍者曰："君亦不仁者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！"昭侯曰："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，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。今裤岂特颦笑哉！吾必待有功者。"

韩昭侯有条破裤子，让侍从收藏起来，侍从说："您真是太吝啬了，不赏给我们还让收起来。"韩昭侯说："我知道贤明君主珍惜一举

一动，一皱眉头，一个笑脸，都是有感而发。现在这裤子比皱眉笑脸更重要，必须等到有人立功才给。"

公元前三五〇年至三四一年・马陵战役



十九年（辛未、前第350）

十九年（辛未，公元前350年）

[1]秦商鞅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徙都之。令民父子、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并诸小乡聚，集为一县，县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县。废井田，开阡陌。平斗、桶、权、衡、丈、尺。

[1]秦国公孙鞅在咸阳修建宫殿，将国都迁到那里。又下令禁止百姓家庭不分长幼尊卑地父子、兄弟混居一堂。把四散的小村落合并到一起，成为一个县，设置县令、县丞等官员，共设了三十一个县。还废除旧的井田制度，打破原来的土地疆界。并统一斗、桶、权、衡、丈、尺等计量单位。

[2]秦、魏遇于彤。

[2]秦军和魏军在彤地发生遭遇战。

[3]赵成侯薨，公子绁与太子争立；绁败，奔韩。

[3]赵国赵成侯去世，公子赵绁与太子争夺君位，赵绁失败，逃奔韩国。

二十一年（癸酉、前第348）

二十一年（癸酉，公元前348年）

[1]秦商鞅更为赋税法，行之。

[1]秦国公孙鞅改革赋税制度，付诸实行。

二十二年（甲戌、前第347）

二十二年（甲戌，公元前347年）

[1]赵公子范袭邯郸，不胜而死。

[1]赵国公子范袭击邯郸，未能取胜却被杀死。

二十三年（乙亥、前第346）

二十三年（乙亥，公元前346年）

[1]齐杀其大夫牟。

[1]齐国杀死大夫田牟。

[2]鲁康公薨，子景公偃立。

[2]鲁国鲁康公去世，其子姬偃即位为鲁景公。

[3]卫更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

[3]卫国把自己的爵位降低为侯，臣服于韩、赵、魏三国。

二十五年（丁丑、前第344）

二十五年（丁丑，公元前344年）

[1]诸侯会于京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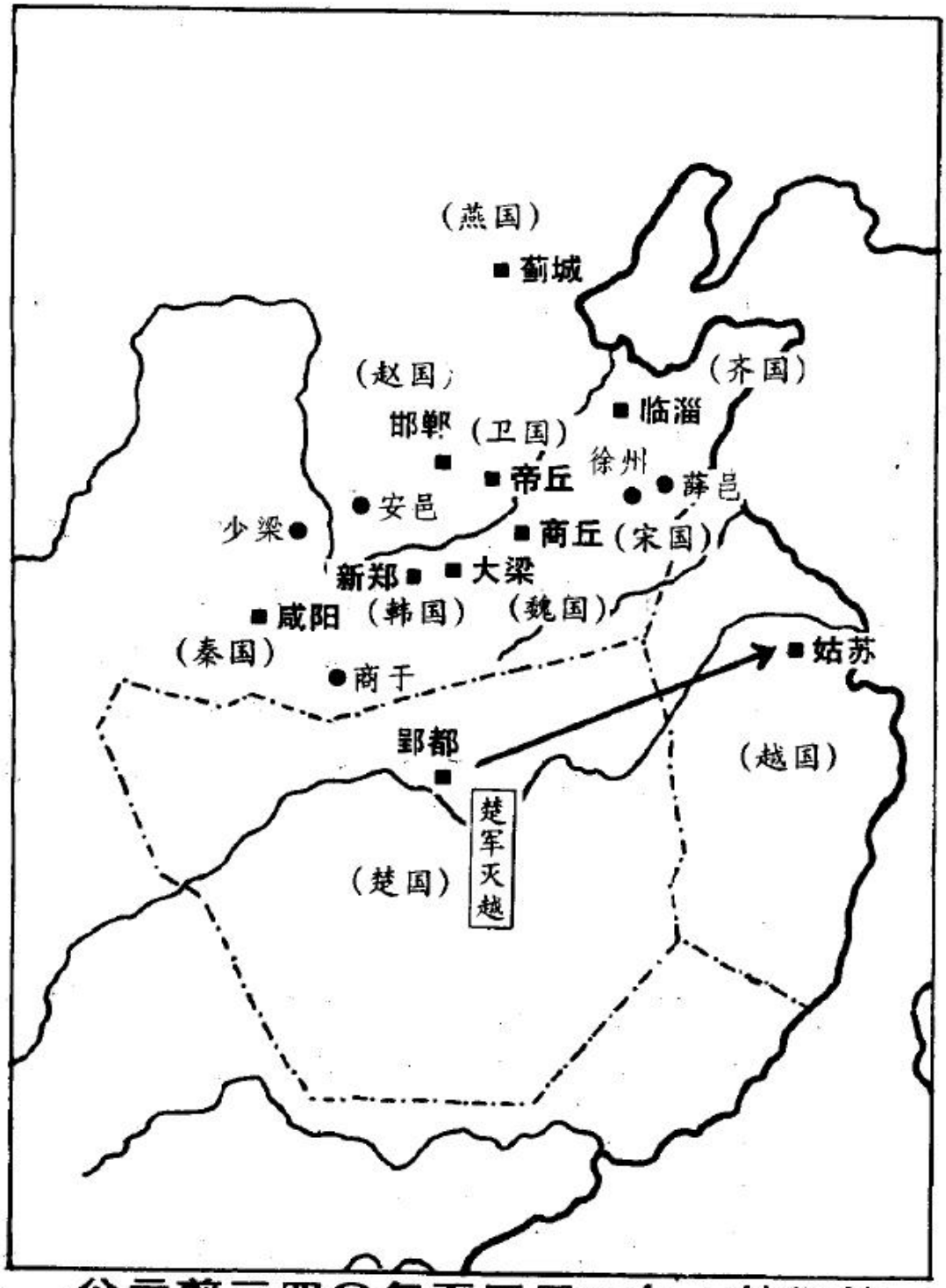
[1]诸侯在京师举行会议。

二十六年（戊寅、前第343）

二十六年（戊寅，公元前343年）

[1]王致伯于秦，诸侯皆贺秦。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。

[1]周显王封秦国国君为诸侯之长，各国都来致贺。秦孝公命令公子少官率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举行会议，以朝见周显王。



公元前三四〇年至三三一年·楚吞越

二十八年（庚辰、前第341）

二十八年（庚辰，公元前341年）

[1]魏庞涓伐韩。韩请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："蚤救孰与晚救？"成侯曰："不如勿救。"田忌曰："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如蚤救之。"孙膑曰："夫韩、魏之兵未弊而救之，是吾代韩受魏之兵，顾反听命于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诉于齐矣。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，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。"王曰："善。"乃阴许韩使而遣之。韩因恃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

[1]魏国庞涓率军攻打韩国。韩国派人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："是早救好呢，还是晚救好呢？"成侯邹忌建议："不如不救。"田忌不同意，说："我们坐视不管，韩国就会灭亡，被魏国吞并。还是早些出兵救援为好。"孙膑却说："现在韩国、魏国的军队士气正盛，我们就去救援，是我们代替韩国承受魏国的打击，反而听命于韩国了。这次魏国有吞并韩国的野心，待到韩国感到亡国迫在眉睫，一定会向东再来恳求齐国，那时我们再出兵，既可以加深与韩国的亲密关系，又可以乘魏国军队的疲弊，正是一举两得，名利双收。"齐威王说："对。"便暗中答应韩国使臣的求救，让他回去，却迟迟不出兵。韩国以为有齐国的支持，便奋力抵抗，但经过五次大战都大败而归，只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东方齐国身上。

齐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嬰、田盼将之，孙子为师，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。魏人大发兵，以太子申为将，以御齐师。孙子谓田忌曰："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《兵法》：'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'"。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崐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又明日为二万灶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"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！"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，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，白而书之曰："庞涓死此树下！"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，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。庞涓果夜到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以火烛之，读未毕，万弩俱发，魏师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乃自刭，曰："遂成竖子之名！"齐因乘胜大破魏师，虏太子申。

齐国这时才出兵，派田忌、田嬰、田盼为将军，孙膑为军师，前去援救韩国，仍用老办法，直袭魏国都城。庞涓听说，急忙放弃韩国，回兵国中。魏国集中了全部兵力，派太子申为将军，抵御齐国军队。孙膑对田忌说："魏、赵、韩那些地方的士兵向来骠悍勇猛，看不起齐国；齐国士兵的名声也确实不佳。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必须因势利导，扬长避短。《孙武兵法》说：'从一百里外去奔袭会损失上将军，从五十里外去奔袭只有一半

军队能到达。'"于是便命令齐国军队进入魏国地界后，做饭修造十万个灶，第二天减为五万个灶，第三天再减为二万个灶。庞涓率兵追击齐军三天，见此情况，大笑着说："我早就知道齐兵胆小，进入我国三天，士兵已逃散一多半了。"于是丢掉步兵，亲率轻兵精锐日夜兼程追击齐军。孙膑估计魏军的行程当晚将到达马陵。马陵这个地方道路狭窄而多险隘，可以伏下重兵，孙膑便派人刮去一棵大树的树皮，在白树干上书写六个大字："庞涓死此树下！"再从齐国军队中挑选万名优秀射箭手夹道埋伏，约定天黑后一见有火把亮光就万箭齐发。果然，庞涓在夜里赶到那棵树下，看见白树干上隐约有字，便令人举火照看，还未读完，两边箭如飞蝗，一齐射下，魏军大乱，溃不成军。庞涓自知败势无法挽回，便拔剑自尽，临死前叹息说："让孙膑这小子成名了！"齐军乘势大破魏军，俘虏了太子申。

[2]成侯邹忌恶田忌，使人操十金，卜于市，曰："我，田忌之人也。我为将三战三胜，欲行大事，可乎？"卜者出，因使人执之。田忌不能自明，率其徒攻临淄，求成侯；不克，出奔楚。

[2]齐国成侯邹忌嫉恨田忌的赫赫战功，便派人拿着十金，去集市上算卦，问道："我是田忌手下的人，田将军率军作战三战三胜，现在是举行登位大事的时候了吗？"待到算卦人出来，邹忌令人把他抓住，准备以此倾陷田忌。田忌无法洗刷清楚，一气之下率亲丁攻打国都临淄，想抓住邹忌，却不能取胜，只好出逃楚国。

二十九年（辛巳、前第340）

二十九年（辛巳，公元前340年）

[1]卫鞅言于秦孝公曰："秦之与魏，譬若人有腹心之疾，非魏并秦，秦即并魏。何者？魏居岭厄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河，而独擅山东之利，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盛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畔之，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支秦，必东徙，然后秦据河、山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"公从之，使卫鞅将兵伐魏。魏使公子将而御之。

[1]公孙鞅对秦孝公说："秦国与魏国的关系，譬如人有心腹大患，不是魏国吞并秦国，就是秦国攻占魏国。为什么呢？魏国东面是险厄山岭，建都于安邑城，与秦国以黄河为界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。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，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。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，国势渐强；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，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，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。魏国无法抵抗，只能向东迁徙。那时秦国据有黄河、崤山的险要，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，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。"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。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。

军既相距，卫鞅遗公子书曰："吾始与公子欢；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可与公子面相见盟，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、魏之民。"公子以为然，乃相与会；盟已，饮，而卫鞅伏甲士，袭虏公子，因攻魏师，大破之。

两军对垒，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，写道："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，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，不忍心互相攻杀。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，畅饮之后罢兵回国，以使秦国、魏国的百姓安心。"公子信以为真，便前来赴会。两方盟誓已毕，正饮酒时，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，俘虏了公子，又乘势攻击魏军，使其大败。

魏惠王恐，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。因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乃叹曰："吾恨不用公叔之言！"

魏惠王闻知败讯，十分惊恐，派人向秦国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。此后他离开安邑，迁都到大梁。这时才叹息说："我真后悔当年

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！"

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。号曰商君。

秦国封赏给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。于是他号称为商君。

[2]齐、赵伐魏。

[2]齐国、赵国攻打魏国。

[3]楚宣王薨，子威王商立。

[3]楚国楚宣王去世，其子商继位为楚威王。

三十一年（癸未、前第338）

三十一年（癸未，公元前338年）

[1]秦孝公薨，子惠文王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之。商君亡之魏；魏人不受，复内之秦。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，发兵北击郑。秦人攻商君，杀之，车裂以徇，尽灭其家。

[1]秦国秦孝公去世，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。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，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。商君急忙逃往魏国，魏国人拒不接纳，把他送回到秦国。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，起兵向北攻打郑。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，将他斩杀，车裂分尸，全家老小也被杀光。

初，商君相秦，用法严酷，尝临渭论囚，渭水尽赤。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。赵良见商君，商君问曰："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？"赵良曰："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，可乎？"商君曰："诺。"赵良曰："五大夫，荆之鄙人也，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望焉。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君，一救荆祸。其为相也，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。行于国中，不从车乘，不操干戈。五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舂者不相杵。今君之见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；其从政也，凌轹公族，残伤百姓。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。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。《诗》曰：'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'此数者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载甲，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。此一物不具，君固不出。《书》曰：'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'此数者，非恃德也。君之危若朝露，而尚贪商於之富，宠秦国之政，畜百姓之怨。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！"商君弗从。居五月而难作。

起初，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，制订法律极为严酷，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，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。他任国相十年，招致很多人的怨恨。一次，赵良来见商君，商君问他："你看我治理秦国，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？"赵良说："一千个人唯唯诺诺，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。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，而您不加以怪罪，可

以吗？"商君说："好吧！"赵良坦然而言："五大夫，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，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，提拔到万民之上、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。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，向东讨伐了郑国，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，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。他做国相，劳累了也不乘车，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。他在国中视察，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，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。五大夫死的时候，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，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，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，以遵守丧礼。现在再来看您。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，待到掌权执政，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，残害百姓。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。您又杀死祝欢，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。《诗经》中说：'得人心者兴旺，失人心者灭亡。'上述几件事，可算不上是得人心。您的出行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，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，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。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，您就绝不出行。《尚书》中说：'倚仗仁德者昌盛，凭借暴力者灭亡。'上述的几件事，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。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，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，在秦国独断专行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。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，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？"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。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。

三十二年（甲申、前第337）

三十二年（甲申，公元前337年）

[1]韩申不害卒。

[1]韩国申不害去世。

三十三年（乙酉、前第336）

三十三年（乙酉，公元前336年）

[1]宋太丘社亡。

[1]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。

[2]邹人孟轲见魏惠王，王曰："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以利吾国乎？"孟子曰："君何必曰利，仁义而已矣！君曰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"王曰："善。"

[2]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，惠王问道："老先生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？"孟轲说："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，有了仁义就足够了！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，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，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，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，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。"魏惠王点头说："对。"

初，孟子师子思，尝问牧民之道何先。子思曰："先利之。"孟子曰："君子所以教民者，亦仁义而已矣，何必利！"子思曰："仁义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，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，此为不利大矣。故《易》曰：'利者，义之和也。'又曰：'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'此皆利之大者也。"

起初，孟轲拜孔为师，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。孔说："叫他们先得到利益。"孟轲问道："贤德的人教育百姓，只谈仁义就够了，何必要说利益？"孔说："仁义原本就是利益！上不仁，则下无法安分；上不义，则下也尔虞我诈，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。所以《易经》中说：'利，就是义的完美体现。'又说：'用利益安顿人民，以弘扬道德。'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。"

臣光曰：子思、孟子之言，一也。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，不仁者不知也。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，所与言之人异故也。

臣司马光曰：孔、孟子的话，都是一个道理。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，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

宣扬仁义，闭口不谈利，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。

三十四年（丙戌、前第335）

三十四年（丙戌，公元前335年）

[1]秦伐韩，拔宜阳。

[1]秦国进攻韩国，攻克宜阳。

三十五年（丁亥、前第334）

三十五年（丁亥，公元前334年）

[1]齐王、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。

[1]齐王、魏王在徐州会面，互相尊称为王。

[2]韩昭侯作高门，屈宜臼曰："君必不出此门。何也？不时。吾所谓时者，非时日也。夫人固有利，不利时。往者君尝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前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旱，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，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。故曰不时。"

[2]韩昭侯修建一座高大的门楼，屈宜臼对他说："您肯定走不出这座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运不宜。我所说的时候，并不是指时间。人生在世有顺利、不顺利的时候。过去您曾经有好时运，却没有修建高门楼。而去年秦国夺去了我们的宜阳，今年国内又大旱，您不在这时抚恤百姓的危难，反而奢侈挥霍，这正是古话所说的越穷越摆架子。所以我说时运不宜。"

[3]越王无强伐齐。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。越王遂伐楚。楚人大败之，乘胜尽取吴故地，东至于浙江。越以此散，诸公族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滨于海上，朝服于楚。

[3]越国国王姒无强攻打齐国。齐王派人向他游说：伐齐国不如去攻楚国好处大。越王于是去攻打楚国，却大败而归。楚国趁势占领了原先吴国的旧地，向东一直到浙江。越国从此分崩瓦解，各家贵族争相为王，或自立为国君，分散在沿海一带，各自向楚国臣服。*

三十六年（戊子、前第333）

三十六年（戊子，公元前333年）

[1]楚王伐齐，围徐州。

[1]楚王攻打齐国，围困徐州。

[2]韩高门成。昭侯薨，子宣惠王立。

[2]韩国的高大门楼修成。韩昭侯却死了，其子即位为韩宣惠王。

[3]初，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，秦王不用其言。苏秦乃去，说燕文公曰："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且秦之攻燕也。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"

[3]当初，洛阳人苏秦向秦王进献兼并天下的计划，秦王却不采纳，苏秦于是离去，又游说燕文公道："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和掠夺，是因为南面有赵国做挡箭牌。秦国要想攻打燕国，必须远涉千里之外，而赵国要攻打燕国，只需行军百里以内。现在您不担忧眼前的灾患，反倒顾虑千里之外，办事情没有比这更错的了。我希望大王您能与赵国结为亲密友邦，两国一体，则燕国可以无忧无虑了。"

文公从之，资苏秦车马，以说赵肃侯曰："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，秦之所害亦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；秦无韩、魏之规则祸中于赵矣。臣以天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。六国为一，并力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，秦成则其身富荣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，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诸侯，以求割地。故愿大王熟计之也！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为从亲以畔秦，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结盟，约曰：'秦攻一国，五国各出锐师，或桡秦，或救之。有不如约者，五国共伐之！'诸侯从亲以摈秦，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"肃侯大说，厚待苏秦，尊宠赐赉之，以约于诸侯。

燕文公听从苏秦的劝告，资助他车马，让他去游说赵肃侯。苏秦对赵肃侯说道："当今之时，崤山以东的国家以赵国最强，秦国的心腹之患也是赵国，然而秦国始终不敢起兵攻赵，就是怕韩国、魏国在背后算计。秦国要是攻打韩、魏两国，没有名山大川阻挡，只要吞并一些土地，很快就兵临国都。韩国、魏国不能抵挡秦国，必定会俯首称臣；秦国没有韩国、魏国的牵制，就立即把战祸蔓延到赵国头上。让我根据天下的地图来分析一下，各国的土地面积是秦国的五倍，估计各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，如果六国结成一气，向西进攻秦国，一定可以攻破。现在主张结好秦国的人都想割各国的土地去献给秦国，秦国成就霸业他们可以获得个人荣华富贵，而各国遭受秦国的践踏，他们却毫无分忧之感。所以这些人日日夜夜总是用秦国的威势来恐吓各国，以使各国割地。我劝大王好好地想一想！为大王着想，不如联合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各国为友邦，抵抗秦国，让各国派出大将、国相在洹水举行会议，互换人质，结成同盟，共同宣誓：'如果秦国攻打某一国，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兵，或者进行牵制，或者进行救援。哪一国不遵守盟约，其他五国就一起讨伐它！'各国结成盟邦来对抗秦国，秦国就再也不敢派兵出函谷关来侵害崤山以东各国了。"赵肃侯听罢大喜，将苏秦奉为上宾，赏赐丰厚，让他去约会各国。

会秦使犀首伐魏，大败其师四万馀人，禽将龙贾，取雕阴，且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至赵而败从约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激怒张仪，入之于秦。

这时秦国派犀首为大将攻打魏国，大败四万多魏军，活捉魏将龙贾，攻取雕阴，又要引兵东下。苏秦担心秦兵到赵国会挫败联合各国的计划，盘算没有别人可以到秦国去用计，于是用激将法挑动张仪，前往秦国。

张仪者，魏人，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纵横之术，苏秦自以为不及也。仪游诸侯无所遇，困于楚，苏秦故召而辱之。仪恐，念诸侯独秦能苦赵，遂入秦。苏秦阴遣其舍人赍金币资仪，仪得见秦王。秦王说之，以为客卿。舍人辞去，曰："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，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；故激怒君，使臣阴奉给君资，尽苏君之计谋也。"张仪曰："嗟乎，此吾在术中而不牾，吾不及苏君明矣。为吾谢苏君，苏君之时，仪何敢言！"

张仪，魏国人，当年与苏秦一起在鬼谷先生门下，学习联合、分裂各国的崛政治权术，苏秦自认为才能不及张仪。张仪游说各国没有被赏识，流落楚国，这时苏秦便召他前来，又加以羞辱。张仪被激怒，心想各国中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头，便前往秦国。苏秦又暗中派门下小官送钱去资助张仪，使张仪见到了秦王。秦王很高兴，以客卿地位礼待张仪。苏秦派来的人告辞时对张仪说明："苏秦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会挫败联合各国计划，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操纵秦国，所以故意激怒您，又暗中派我来供给您费用，这些都是苏秦先生的计谋啊！"张仪感慨地说："罢了！我在别人的计谋中还不自知，我不如苏秦先生是很明显的事了。请代我拜谢苏秦先生，只要他活着，我张仪就不说二话！"

于是苏秦说韩宣惠王曰："韩地方九百馀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、劲弩、利剑皆从韩出。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。以韩卒之勇，被坚甲，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；今兹效之，明年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给之；不与则弃前功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鄙谚曰：'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'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窃为大王羞之！"韩王从其言。

于是苏秦又劝说韩宣惠王："韩国方圆九百多里，有几十万甲士，天下的强弓、劲弩、利剑都产于韩国。韩国士兵双脚踏弩射箭，能连续百发以上。用这样勇猛的士兵，披上坚固的盔甲，张起强劲的弓弩，手持锋利宝剑，一个顶百个也不在话下。大王若是屈服秦国，秦国必定索要宜阳、成皋两城，现在满足了它，明年还会要割别的地。再给它已无地可给，不给又白费了以前的讨好，要蒙受后祸。况且大王的地有限而秦国的贪欲无止，以有限的地来迎合无穷的贪求，这正是自找苦吃，没打一仗就丢了土地。俗话说得好：'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'大王您这样贤明，拥有韩国的强兵，而落个尾从的名声，那时我也背地里要为您害羞了！"韩王听从了苏秦的劝说。

苏秦说魏王曰："大王之地方千里，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之数，曾无所刍牧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轰轰殷殷，若有三军之众。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。今窃闻大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

苍头二十万，奋击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；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；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！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之诏诏之。"魏王听之。

苏秦又对魏王说："大王的领地方圆千里，表面上虽不算大，然而村镇房屋的稠密，已到了无处可放牧的地步。百姓、车马之多，日夜络绎不绝于道路，熙熙攘攘，好似千军万马。我私下估计，大王的国家不亚于楚国。现在听说大王有二十万武士、二十万苍头军、二十万敢死队、十万仆从、六百辆战车、五千匹战马，却打算听从群臣的浅见，去屈服秦国。所以我们赵王派我向您建议，订立盟约，望大王明察决断。"魏王也同意了苏秦的建议。

苏秦说齐王曰："齐四塞之国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三军之良，五家之兵，进如锋矢，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，即有军役，未尝倍泰山、绝清河、涉渤海者也。临淄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不下户三男子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斗鸡、走狗、六博、蹋鞠。临淄之涂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挥汗成雨。夫韩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壤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十日而战，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、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已危亡随其后；是故韩、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、魏之地，过卫阳晋之道，经乎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后也，是故恫疑、虚喝、骄矜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。夫不深料秦之无柰齐何，而欲西面而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，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！"齐王许之。

苏秦再游说齐王说："齐国四面要塞，广袤二千余里，披甲士兵几十万，谷积如山。精良的三军，郊外二十县的五都之兵，进攻像离弦利箭，作战如雷霆万钧，解散似风雨扫过。有了他们，即使遇到战事，也不用到泰山、清河、渤海一带去征兵。临淄城里有七万户，以我的猜度，每户男子不下三人，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发，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二十一万兵了。临淄城富庶殷实，居民都斗鸡、赛狗、下棋、踢球。临淄的道路上，车多得互相碰撞，人多得摩肩接踵，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，众人挥汗如同下雨。那韩国、魏国之所以十分害崐

怕秦国，是因为与秦国接壤，出兵对阵，作战用不了十天，就到了存亡的生死关头。韩国、魏国如果打败了秦国，自身也损伤过半，边境难守；如果败给秦国，那么紧接着国家就濒临危亡。所以韩国、魏国对与秦国作战十分慎重，常常表示屈服忍让。而秦国来攻齐国就不一样了，要背靠韩国、魏国的国土，经过卫国阳晋之路，再经过亢父的险隘，车辆、骑兵都难以并行。只要有一百人守住险要，一千人也不敢通过。秦国即使想驱兵深入，也要顾忌韩、魏两国在它背后的活动，所以它虽骄横，却又疑心重重，虚张声势而不敢冒进攻齐，以此而见，秦国难以危害齐国是明显的。而你们不仔细考虑秦国对齐国的无可奈何，却要向西俯首称臣，这是齐国群臣的失策。现在听我的建议，齐国可以免去屈服于秦国的卑名，而获得强国的实际利益，因此我希望大王您能留意划算一下！"齐王也应允了苏秦的建议。

乃西南说楚威王曰："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，地方六千馀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从亲以孤秦。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，以承大王之明诏；委社稷，奉宗庙，练士厉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大王何居焉？"楚王亦许之。

最后，苏秦又到西南劝说楚威王道："楚国，是天下的强国，有方圆六千余里，百万甲士，千辆战车，万匹战马，存粮可支持十年，这是称霸天下的资本。秦国的心腹之患莫过于楚国，楚国强则秦国弱，秦国强则楚国弱，两国势不两立。所以我为大王着想，不如联合各国孤立秦国。我可以让崤山以东各国四季向您进贡，以求得大王的抗秦明令；再把江山社稷、祖先宗庙都托付给您，练兵整军，听从您的指挥。由此而见，联合结盟则各国割地来归附楚国，横向亲秦则楚国要割地去归附秦国，这两种办法有天壤之别，大王您选择哪一种呢？"楚王也听从苏秦的劝说。

于是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，北报赵，车骑辎重拟于王者。

于是苏秦成为主持六国联盟的纵约长，兼任六国的国相。他北归赵国复命时，车马随从之多，可与王君相比。

[4]齐威王薨，子宣王辟强立；知成侯卖田忌，乃召而复之。

[4]齐国齐威王去世，其子田辟强即位为齐宣王；他知道成侯邹忌陷害田忌，于是召回田忌复位。

[5]燕文公薨，子易王立。

[5]燕国燕文公去世，其子即位为燕易王。

[6]卫成侯薨，子平侯立。

[6]卫国卫成侯去世，其子即位为卫平侯。

三十七年（己丑、前第332）

三十七年（己丑，公元前332年）

[1]秦惠王使犀首欺齐、魏，与共伐赵，以败从约。赵肃侯让苏秦，苏秦恐，请使燕，必报齐。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。赵人决河水以灌齐、魏之师，齐、魏之师乃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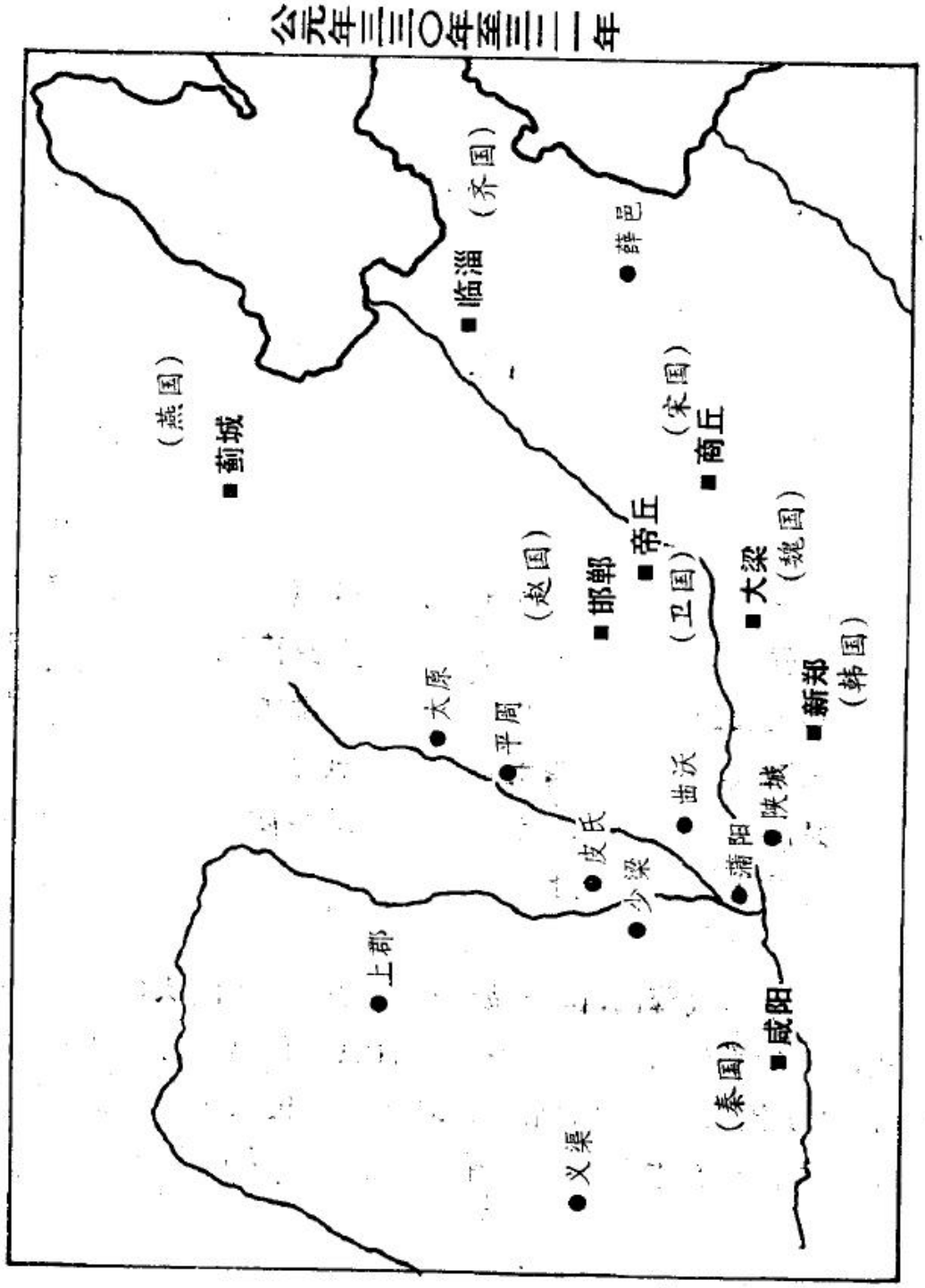
[1]秦惠王派犀首逼迫齐国、魏国，共同出兵攻伐赵国，借此破坏各国盟约。赵肃侯斥责苏秦，苏秦十分恐惧，请求让他出使燕国，一定报复齐国。而苏秦一离开赵国，联合盟约便土崩瓦解。赵国引决黄河水淹灌齐国、魏国军队，齐国、魏国军队于是撤走。

[2]魏以阴晋为和于秦，实华阴。

[2]魏国献出阴晋向秦国求和，阴晋实际上就是华阴。

[3]齐王伐燕，取十城；已而复归之。

[3]齐王攻打燕国，夺取十座城，不久又归还燕国。



三十九年（辛卯、前第330）

三十九年（辛卯，公元前330年）

[1]秦伐魏，围焦、曲沃。魏入少梁、河西地于秦。

[1]秦国进攻魏国，围困焦城和曲沃。魏国向秦国献出少梁、河西之地。

四十年（壬辰、前第329）

四十年（壬辰，公元前329年）

[1]秦伐魏，渡河，取汾阴、皮氏，拔焦。*[1]秦国进攻魏国，渡过黄河，夺取汾阴、皮氏，攻克焦城。

[2]楚威王薨，子怀王槐立。

[2]楚国楚威王去世，其子槐即位为楚怀王。

[3]宋公剔成之弟偃袭攻剔成；剔成奔齐，偃自立为君。

[3]宋国国君宋剔成的弟弟宋偃袭击宋剔成，宋剔成逃往齐国，宋偃自立为国君。

四十一年（癸巳、前第328）

四十一年（癸巳，公元前328年）

[1]秦公子华、张仪帅师围魏蒲阳，取之。张仪言于秦王，请以蒲阳复与魏，而使公子繇质于魏。仪因说魏王曰："秦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于秦。"魏因尽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。张仪归而相秦。

[1]秦国公子华、张仪率军队围攻魏国蒲阳，予以攻占。张仪又建议秦王，把蒲阳还给魏国，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当人质。张仪于是劝说魏王道："秦国待魏国十分宽厚，魏国可不能对秦国不讲礼义。"魏国于是拿出上郡的十五个县来报答秦国。张仪回国后被任命为秦国国相。

四十二年（甲午、前第327）

四十二年（甲午，公元前327年）

[1]秦县义渠，以其君为臣。

[1]秦国夺取西戎的义渠国，改为一个县，把国君当作臣下。

[2]秦归焦、曲沃于魏。

[2]秦国归还焦城、曲沃给魏国。

四十三年（乙未，前326）

四十三年（乙未，公元前326年）

[1]赵肃侯薨，子武灵王立；置博闻师三人，左、右司过三人，先问先君贵臣肥义，加其秩。

[1]赵国赵肃侯去世，其子即位为赵武灵王；设置"博闻师"的官职三人，又设左、右司过的官职三人。即位后先问候先王的贵臣肥义，增加了他的俸禄。

四十四年（丙申、前第325）

四十四年（丙申，公元前325年）

[1]夏，四月，戊午，秦初称王。

[1]夏季，四月，戊午（初四），秦国君首次称王。

[2]卫平侯薨，子嗣君立。卫有胥靡亡之魏，因为魏王之后治病。嗣君闻之，请以五十金买之。五反，魏不与，乃以左氏易之。左右谏曰："夫以一都买一胥靡，可乎？"嗣君曰："非子所知也！夫治无小，乱无大。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虽有十左氏，无益也。法立，诛必，失十左氏，无害也。"魏王闻之曰："人主之欲，不听之不祥。"因载而往，徒献之。

[2]卫国卫平侯去世，其子嗣君即位。卫国有个苦役犯逃到魏国，为魏国王后治病。卫嗣君听说后，要求用五十金把他买回来，经过五次反复，魏国仍是不给，便打算用左氏城去换。左右侍臣劝谏说："用一个城去买一个逃犯，值得吗？"嗣君答道："这你们就不懂了！治理政事不忽略小事，就不会有大乱子。如果法度不建立，当杀的不杀，即使有十个左氏城，也是无用的。法度严明，违法必究，失去十个左氏城，也终无大害。"魏王听说这件事，感叹说："国君的愿望，不满足他恐怕会不吉利。"于是用车把逃犯送回卫国，未取报偿。

四十五年（丁酉、前第324）

四十五年（丁酉，公元前324年）

[1]秦张仪帅师伐魏，取陕。

[1]秦国张仪率军攻打魏国，夺取陕。

[2]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，易王知之。苏秦恐，乃说易王曰："臣居燕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齐则燕重。"易王许之。乃伪得罪于燕而奔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苏秦说齐王高宫室，大苑囿，以明得意，欲以敝齐而为燕。

[2]苏秦与已故燕文公的夫人私通，被燕易王发现。苏秦十分恐惧，于是对燕易王说："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变得重要，而我要是在齐国，可以设法增强燕国的力量。"易王同意了，苏秦便伪装得罪燕国逃奔齐国，齐宣王留他崐做客卿。苏秦鼓动齐王增高宫殿、扩大林园，显示齐王的地位，想借此来削弱齐国的财力，为燕国效劳。

四十六年（戊戌、前第323）

四十六年（戊戌，公元前323年）

[1]秦张仪及齐、楚之相会啮桑。

[1]秦国张仪与齐国、楚国的国相在啮桑举行会议。

[2]韩、燕皆称王。赵武灵王独不肯，曰："无其实，敢处其名乎！"令国人谓己曰君。

[2]韩国、燕国都自称为王，唯独赵国赵武灵王当时还不愿称王，他说："没有这样的实力，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！"命令国中人称呼他为君。

四十七年（己亥、前第322）

四十七年（己亥，公元前322年）

[1]秦张仪自啮桑还而免相，相魏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；魏王不听。秦王伐魏，取曲沃、平周，复阴厚张仪益甚。

[1]秦国张仪从啮桑归来后被免去国相职务，改任魏国国相。他想让魏国臣服秦国，为各国带头，但魏王没有听从。秦王便派兵进攻魏国，夺取曲沃、平周，又暗中送给张仪丰厚财物。

四十八年（庚子、前第321）

四十八年（庚子，公元前321年）

[1]王崩，子慎靓王定立。

[1]周显王去世，其子姬定即位为周慎靓王。

[2]燕易王薨，子哙立。

[2]燕国燕易王去世，其子姬哙即位。

[3]齐王封田婴于薛，号曰靖郭君。靖郭君言于齐王曰："五官之计，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。"王从之；已而厌之，悉以委靖郭君。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。

[3]齐王把薛城封给田婴，号称靖郭君。靖郭君对齐王说："各主管大臣的报告，您应该每天亲自听取并反复审核。"齐王照此做去，不久就厌烦了，全部委托给靖郭君代办。于是，齐国的大权全部落到田婴手中。

靖郭君欲城薛，客谓靖郭君曰："君不闻海大鱼乎？网不能止，钩不能牵，荡而失水，则蝼蚁制焉。今夫齐，亦君之水也。君长有齐，奚以薛为！苟为失齐，虽隆薛之城到于天，庸足恃乎！"乃不果城。

靖郭君想在薛建城，一个幕客对他劝阻说："您没有看到海里的大鱼吗？海网罩不住它，鱼钩也牵不住它，然而它一离开海水，连小小蚂蚁也可以制它于死地。今天的齐国，就是您的汪洋大海。您能长期掌握住齐国，又要薛城做什么！如果失去齐国大权，即使把薛城城墙砌到天上，也保不住自己！"靖郭君于是放弃了扩建计划。

靖郭君有子四十人，共贱妾之子曰文。文通傥饶智略，说靖郭君以散财养士。靖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，宾客争誉其美，皆请靖郭君以文为嗣。靖郭君卒，文嗣为薛公，号曰孟尝君。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，皆舍业厚遇之，存救其亲戚，食客常数千人，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，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。

靖郭君有四十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地位卑贱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田文。田文风流通达、富有智谋，他建议靖郭君广散钱财，蓄养心腹之士。靖郭君便让田文主持家政，接待宾客，宾客都在靖郭君面前争相

称赞田文，建议让他做继承人。靖郭君死后，田文果然接班做了薛公，号为孟尝君。他四处招揽收留各国的游士和有罪出逃的人才，为他们添置家产，给以丰厚待遇，还救济他们的亲戚。这样，孟尝君门下收养的食客常达几千人，都各自认为孟尝君亲近自己。因此孟尝君的美名传遍天下。

臣光曰：君子之养士，以为民也。《易》曰："圣人养贤，以及万民。"夫贤者，其德足以敦化正俗，其才足以顿纲振纪，其明足以烛微虑远，其强足以结仁固义；大则利天下，小则利一国。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，隆爵以尊之；养一人而及万人者，养贤之道也。今孟尝君之养士也，不恤智愚，不择臧否，盗其君之禄，以立私党，张虚誉，上以侮其君，下以蠹其民，是奸人之雄也，乌足尚哉！《书》曰："受为天下逋逃主、萃渊薮。"此之谓也。

臣司马光曰：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。《易经》说："崐圣人收养贤良人才，恩泽及于天下百姓。"士人中贤良的人，道德操守足以匡正风俗，才干足以整顿纲纪，见识足以高瞻远瞩、洞察一切，毅力足以团结仁人志士；用到大处可以有利于天下，用到小处可以有利于一国。所以贤德的君子用丰厚的俸禄来收养他们，用尊崇的地位来礼待他们。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，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。然而孟尝君的养士，不分聪明愚笨，不论好人坏人，一概收留；他盗用国库的薪俸，结立自己的私党，沽名钓誉，对上欺瞒国君，对下盘剥百姓，真是一个奸雄，决不值得颂扬！《尚书》说："商纣王是收留天下罪人的窝主、藏污纳垢的匪巢。"孟尝君也正是这种情况。

[4]孟尝君聘于楚，楚王遗之象床。登徒直送之，不欲行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曰："象床之直千金，苟伤之毫发，则卖妻子不足偿也。足下能使仆无行者，有先人之宝剑，愿献之。"公孙戌许诺，入见孟尝君曰："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，以君能振达贫穷，存亡继绝，故莫不悦君之义，慕君之廉也。今始至楚而受象床，则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哉！"孟尝君曰："善。"遂不受。公孙戌趋去，未至中闺，孟尝君召而反之，曰："子何足之高，志之扬也？"公孙戌以实对。孟尝君乃书门版曰："有能扬文之名，止文之过，私得宝于外者，疾入谏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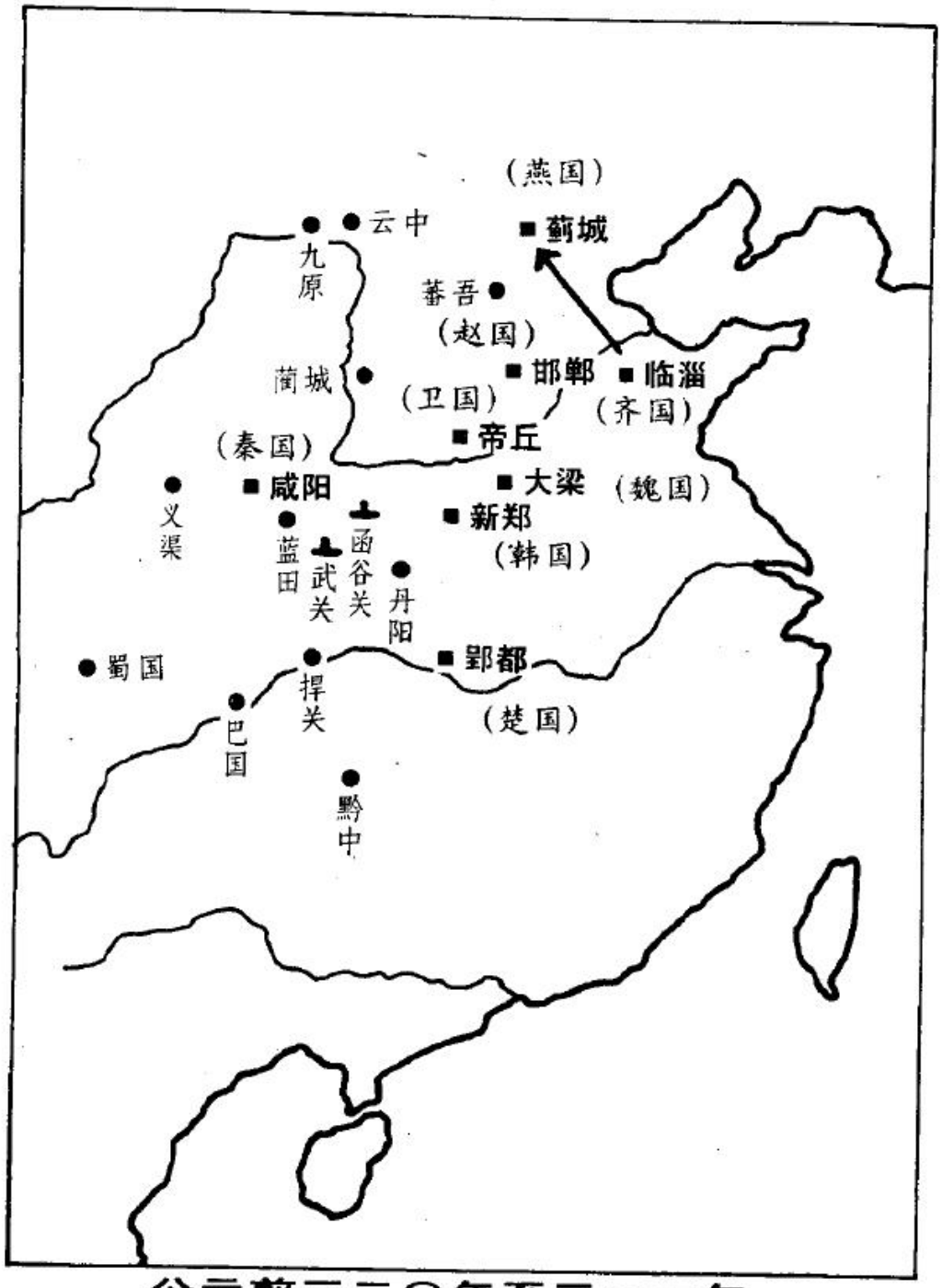
[4]孟尝君代表齐国前往楚国访问，楚王送他一张象牙床。孟尝君令登徒直先护送象牙床回国。登徒直却不愿意去，他对孟尝君门下人公孙戌说："象牙床价值千金，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也赔不起啊！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趟差使，我有一把祖传的宝剑，愿意送给你。"公孙戌答应了。他见到孟尝君说："各个小国家之所以都延请您担任国相，是因为您能扶助弱小贫穷，使灭亡的国家复存，使后嗣断绝者延续，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仁义，仰慕您的廉洁。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礼，那些还没去的国家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！"孟尝君听罢回答说："你说得有理。"于是决定谢绝楚国的象牙床厚礼。公孙戌告辞快步离开，还没出小宫门，孟尝君就把他叫了回来，问道："你为什么那么趾高气昂、神采飞扬呢？"公孙戌只得把赚了宝剑的事如实报告。孟尝君于是令人在门上贴出布告，写道："无论何人，只要能宏扬我田文的名声，劝止我田文的过失，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，也没关系，请赶快来提出意见。"

臣光曰：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。苟其言之善也，虽怀诈谖之心，犹将用之，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！《诗》云："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"孟尝君有焉。

臣司马光曰：孟尝君可以算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了。只要提的意见对，即使是别有用心，他也予以采纳，更何况那些毫无私心的尽忠之言呢！《诗经》写道："采集蔓菁，采集土瓜，根好根坏不要管它。"孟尝君是做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雅度。

[5]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、公叔为政，问于缪留。对曰：" 不可。晋用六卿而国分；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；魏用犀首、张仪而西河之外亡。今君两用之，其多力者内树党，其寡力者藉外权。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，有外为交以削地，君之国危矣。"

[5]韩宣惠王想让公仲、公叔来分别掌管国家政事，征求缪留的意见。缪留回答说："不行。过去晋国重用六家大臣，而国家被瓜分了；齐简公让陈成子和阚止分别掌权，而自身被杀；魏国任用犀首和张仪，结果沦失了西河的大片领土。现在您打算两家并重，那么强的一方必然会在国内结党营私，弱的一方便要去寻求外国支援。群臣中有在国内结党营私、欺凌主上的，有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，您的国家就危险了。"



公元前三二〇年至三一一年

周纪三 慎靓王元年（辛丑、前第320）

周纪三 周慎靓王元年（辛丑，公元前320年）

[1]卫更贬号曰君。

[1]卫国国君再次把自己的爵位由侯降到君。

二年（壬寅、前第319）

二年（壬寅，公元前319年）

[1]秦伐韩，取鄢。

[1]秦国进攻韩国，夺取鄢陵。

[2]魏惠王薨，子襄王立。孟子入见而出，语人曰："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'天下恶乎定？'吾对曰：'定于一。"孰能一之？'对曰：'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"孰能与之？'对曰：'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、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勃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！'"

[2]魏惠王去世，其子即位为魏襄王。孟轲前去拜见他，离开后对别人说："襄王的样子就不像一个君主，和他接触也无法产生敬畏之感。他猛然问我：'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'我回答说：'统一才能安定。'他又问：'谁能统一？'回答：'不滥杀人的人能统一。"谁愿意让他统一呢？'我回答说：'天下的百姓都愿意。大王您知道禾苗吧，七八月间遇上大旱，禾苗都干枯萎靡。这时天上乌云密布，大雨滂沱，禾苗就生机勃勃，一片葱郁。这样的势头，谁能阻挡！'"

三年（癸卯、前第318）

三年（癸卯，公元前318年）

[1]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同伐秦，攻函谷关。秦人出兵逆之，五国之师皆败走。

[1]楚国、赵国、魏国、韩国、燕国联合讨伐秦国，进攻函谷关。秦国出兵迎敌，五国联军败退而回。

[2]宋初称王。

[2]宋国国君开始称王。

四年（甲辰、前第317）

四年（甲辰，公元前317年）

[1]秦败韩师于鱼，斩首八万级，虏其将、申差于浊泽。诸侯振恐。

[1]秦国在鱼大败韩国军队，杀死八万人，于浊泽俘虏韩军大将和申差。各国震惊。

[2]齐大夫与苏秦争宠，使人刺秦，杀之。

[2]齐国大夫与苏秦争权，派人刺杀了苏秦。

[3]张仪说魏襄王曰："梁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，地四平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卒戍楚、韩、齐、赵之境，守亭、障者不过十万，梁之地势固战场也。夫诸侯之约从，盟于洹水之上，结为兄弟以相坚也。今亲兄弟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相杀伤，而欲恃反覆苏秦之馀谋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衍、酸枣，劫卫，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赵不南则梁不北，梁不北则从道绝，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。故愿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。"魏王乃倍从约，而因仪以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

[3]张仪劝说魏襄王道："魏国地方不满千里，士兵不足三十万，地势四下平坦，没有崇关大河的险要。防军分别守卫与楚、韩、齐、赵接壤的边界，用来扼守要塞的不过十万人，所以，魏国历来是厮杀的战场。各国约定联合抗秦，在洹水结盟，作为兄弟之邦互相救援。然而同一父母的亲兄弟，有时还为争夺钱财互相残杀，各国之间，想靠反复无常小人苏秦的一番伎俩，就结成同盟，明显是不足恃的。大王您不与秦国结好，秦国就会发兵进攻河外，占据卷县、酸枣等地，袭击卫国，夺取阳晋。那时，赵国不能南下，魏国也不能北上，南北隔绝，就谈不上联合抗秦，大王您的国家想避免危险也不可能了。所以我希望大王您能深思熟虑，拿定主意，让我辞去魏国相位，回秦国去筹划修好。"魏王于是背弃了联合抗秦的盟约，派张仪前往秦国去求和。张仪回到秦国，再次出任国相。

[4]鲁景公薨，子平公旅立。

[4]鲁国鲁景公去世，其子姬旅即位为鲁平公。

五年（乙巳、前第316）

五年（乙巳，公元前316年）

[1]巴、蜀相攻击，俱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至，而韩又来侵，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请伐蜀。张仪曰："不如伐韩。"王曰："请闻其说。"仪曰："亲魏，善楚，下兵三川，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翟，去王业远矣。"司马错曰："不然。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：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、纣之乱；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；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，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；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论其故；周，天下之宗室也。齐，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，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危也。不如伐蜀完。"王从错计，起兵伐蜀；十月取之。贬蜀王，更号为侯；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秦，秦以益强，富厚，轻诸侯。

[1]巴国、蜀国互相攻击，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，秦惠王想出兵讨伐蜀国，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，韩国又可能来侵犯，所以犹豫不决。司马错建议他仍旧出兵伐蜀，张仪却说："不如去征讨韩国。"秦惠王说："请谈谈你的见解。"张仪便陈述道："我们应该与魏国、楚国亲善友好，然后出兵黄河、伊水、洛水一带，攻取新城、宜阳，兵临东西周王都，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，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，各国就不敢不从，这是称王的大业。我听人说，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，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。现在的黄河、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，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，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，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，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！"司马错反驳张仪说："不对。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：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，想要使

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，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。这三个条件具备，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。现在大王的国家地小民贫，所以我建议先从容易之事做起。蜀国，是西南偏僻之国，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，政治昏乱，如同夏桀、商纣；以秦国大兵攻蜀，就像狼入羊群一样。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，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，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。这样，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，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，我们一举两得、名利双收，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。秦国若是攻打韩国、劫持周天子，就会臭名远扬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。蒙受不义之名，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，那可是很危险的！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：周朝，是天下尊崇的王室；齐国，是韩国的亲睦友邦。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，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，两国将会齐心合力，共同谋划，求得齐国、赵国的援助，并与有旧怨的楚国、魏国和解，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，把土地割让给魏国，对此，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。所以，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。"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，起兵伐蜀，仅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境，把蜀王降为侯，又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。蜀国为秦国吞并以后，秦国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。

[2]苏秦既死，秦弟代、厉亦以游说显于诸侯。燕相子之与苏代婚，欲得燕权。苏代使于齐而还，燕王哙问曰："齐王其霸乎？"对曰："不能。"王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不信其臣。"于是燕王专任子之。鹿毛寿谓燕王曰："人之谓尧贤者，以其能让天下也。今王以国让子之，是王与尧同名也。"燕王因属国于子之，子之大重。或曰："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，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，传之于益。启与交党攻益，夺之，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。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，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。"王因收印绶，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。子之南面行王事，而哙老，不听政，顾为臣，国事皆决于子之。

[2]苏秦死后，他的弟弟苏代、苏厉也以游说著称于各国。燕国相子之便崐与苏代结为通姻亲家，想谋得燕国大权。苏代出使齐国归来，燕王姬哙问他："齐王能称霸吗？"苏代回答："不能。"燕王又问："为什么？"回答说："他不信任臣僚。"于是燕王把大权交给子

之。鹿毛寿也对燕王说："人们称道尧是贤明君主，就是因为他能让出天下。现在燕王您要是把国家让给子之，就能与尧有同样的名声。"燕王于是把国家嘱托给了子之。子之从此大权集于一身。还有人对燕王说："上古时禹推荐益为接班人，又任命儿子启的属下作益的官吏。到老时，禹说启不能胜任治理天下的重责，把君位传给益。然而启勾结自己的党羽攻击益，很快夺取了君位。因此天下人都说禹明着是传天下给益，而实际上是安排儿子启去自己夺位。现在燕王您虽然说了把国家交给子之，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人，这同样是名义属于子之而实权在太子手里啊！"燕王便下令收缴所有官印，把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职都交给子之任命。从此，子之面南称王，姬哙年老，不再听理政事，反而成了臣子，国家大事都由子之来决断。

六年（丙午、前第315）

六年（丙午，公元前315年）

[1]王崩，子赧王延立。

[1]周慎靓王去世，其子姬延即位为周赧王。

赧王上元年（丁未、前第314）

周赧王元年（丁未，公元前314年）

[1]秦入侵义渠，得二十五城。

[1]秦国入侵义渠，夺取二十五个城镇。

[2]魏人叛秦。秦人伐魏，取曲沃而归其人。又败韩于岸门，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。

[2]魏国反叛秦国，于是秦国讨伐魏国，攻占曲沃城，却将城中百姓驱归魏国。又在岸门打败韩国，韩国将太子韩仓送到秦国作为人质，以求和好。

[3]燕子之为王三年，国内大乱。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。齐王令人谓太子曰："寡人闻太子将饬君臣之义，明父子之位，寡人之国唯太子所以令之。"太子因要党聚众，使市被攻子之，不克。市被反攻太子。构难数月，死者数万人，百姓恫恐。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，因北地之众以伐燕。燕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。齐人取子之，醢之，遂杀燕王哙。

[3]燕国子之作国王三年，国内大乱，将军市被与太子姬平合谋攻打子之。齐王派人对燕太子说："我听说您将要整饬君臣大义，申明父子名位，我的国家愿意支持您的号召，做坚强后盾。"燕太子于是聚集死党，派将军市被进攻子之，却没有得手，市被反倒戈攻打太子。国内动乱几个月，死亡达几万人，人心惶惶。此时，齐王命章子为大将，率领国都周围五城的军队及北方的部队征伐燕国。燕国士兵毫无战意，城门大开不守。齐国便捕获了子之，把他剁成肉酱。燕王姬哙也同时被杀。

齐王问孟子曰："或谓寡人勿取燕，或谓寡人取之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五旬而举之，人力不至于此；不取，必有天殃。取之何如？"孟子对曰："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，岂有他哉？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热，亦运而已矣！"

齐王请教孟轲："有人建议我不要攻占燕国，有人却建议我乘机吞并它。我想，以万乘兵车的大国去进攻另一个同样的大国，五十天就征服，这靠人的力量是作不到的，只能是天意。现在我若不吞并燕国，上天一定会降祸怪罪。我把燕国并入齐国，怎么样？"孟轲回答说："吞并后如果燕国人民很高兴，那就吞并吧，古代有这样做的，比如周武王。吞并而使燕国人民气愤，就不要吞并，古代也有这样行事的，比如周文王。齐国以万乘兵车大国征讨另一个大国，那里的百姓都捧着食品、茶水来迎接齐军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跳出水深火热的战祸啊！如果新统治下水更深，火更热，百姓又将转而投奔别的国家了。"

诸侯将谋救燕。齐王谓孟子曰："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"对曰："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；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曰：'我后，后来其苏。'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崐之何其可也！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可及止也。"齐王不听。

各国策划援救燕国。齐王又对孟轲问道："各国都谋划来讨伐我，怎么办？"回答说："我听说过只占有七十里而能统一号令天下的例子，就是商王汤。没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广的国家而总是畏惧别人的。《尚书》说："盼望我们的君主，他来了我们就可以获得解救。'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，大王前往征服它，燕国人民认为是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他们，都箪食壶浆前来迎接仁义之师。您如果杀了他们的父兄，囚捕他们的子弟，毁坏他们的祖庙，掠夺他们的国宝，那可就不行了。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，现在齐国土地又增加了一倍，如果不施行仁政，那么就会招致天下的讨伐。大王您应该立即下令，释放被捕的老幼百姓，停止掠夺燕国的财宝，与燕国民众商议，推举新的国君，然后离开燕国，这样做还来得及。"齐王却没有采纳孟轲的劝告。

已而燕人叛。王曰："吾甚惭于孟子。"陈贾曰："王无患焉。"乃见孟子，曰："周公何人也？"曰："古圣人也。"陈贾曰："周公使管叔监商，管叔以商畔也。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"曰："不知也。"陈贾

曰："然则圣人亦有过与？"曰："周公，弟也，管叔，兄也，周公之过不亦宜乎！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？"

不久，燕国人果然纷纷反叛齐国，齐王叹息道："我真惭愧没听孟轲的话。"陈贾说："大王不用担心。"于是他前去见孟轲，问："周公是什么样的人？"回答说："是古代的圣人。"陈贾又说："周公派管叔监视商朝旧地，管叔却在商地反叛。难道周公预先知道管叔会反叛而仍派他去吗？"回答："周公预先不知道。"陈贾便说："如此说来圣人也会犯错误吗？"孟轲说："周公，是弟弟，管叔，是哥哥，周公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。况且古代的君子，有了错误就改；现在的所谓君子，有了错误听之任之。古代的君子，他的过失像日食月食，人民都看得到；待到他改正，人民便更加景仰他。现在的君子，不但听任错误不改，反而寻找托辞。"

[4]是岁，齐宣王薨，子王地立。

[4]同年，齐国齐宣王去世，其子田地即位为齐王。

二年（戊申、前第313）

二年（戊申，公元前313年）

[1]秦右更疾伐赵，拔藺，虏其将庄豹。

[1]秦国派名叫疾的右更官员，率军讨伐赵国。攻占藺地，俘虏赵将庄豹。

[2]秦王欲伐齐，患齐、楚之从亲，乃使张仪至楚，说楚王曰："大王诚能听臣，闭关绝约于齐，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，秦、楚嫁女娶妇，长为兄弟之国。"楚王说 而许之。群臣皆贺，陈轸独吊。王怒曰："寡人不兴师而得六百里地，何吊也？"对曰："不然。以臣观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、秦合，齐、秦合则患必至矣。"王曰："有说乎？"对曰："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齐也。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，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！张仪至秦，必负王。是王北绝齐交，西生患于秦也，两国之兵必俱至。为王计者，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，苟与吾地，绝齐未晚也。"王曰："愿陈子闭口，毋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！"乃以相印授张仪，厚赐之。遂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。

[2]秦王想征伐齐国，又顾虑齐国与楚国有互助条约，便派张仪前往楚国。张仪对楚王说："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建议，与齐国废除盟约，断绝邦交，我可以向楚国献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，让秦国的美女 来做侍奉您的妾婢。秦、楚两国互通婚嫁，就能永远结为兄弟之邦。"楚王十分高兴，允诺张仪的建议。群臣都前来祝贺，只有陈轸表示哀痛。楚王恼怒地问："我一兵未发而得到六百里土地，有什么不好？"陈轸回答："您的想法不对。以我之见，商於的土地不会到手，齐国、秦国却会联合起来，齐、秦一联合，楚国即将祸事临门了。"楚王问："你有什么解释呢？"陈轸回答："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，就是因为我们有齐国作盟友。现在我们如果与齐国毁约断交，楚国便孤立了，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！张仪回到秦国以后，一定会背弃对大王您的许诺。那时大王北与齐国断交，西与秦国生崐出怨仇，两国必定联合发兵夹攻。为您算计，不如我们暗中与齐国仍旧修好而只表面上绝交，派人随张仪回去，如果真的割让给我们土地，再与齐国绝交也不晚。"楚王斥责道："请你陈先生闭上嘴巴，不要再说废话了，等着看我去接收大片土地吧！"于是把国相大印授给张仪，又重重赏赐他。随后下令与齐国毁约断交，派一名将军同张仪前往秦国。

张仪详堕车，不朝三月。楚王闻之，曰："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？"乃使勇士宋遗借宋之符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以事秦，齐、秦之交合。张仪乃朝，见楚使者曰："子何不受地？从某至某，广袤六里。"使者怒，还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欲发兵而攻秦。陈轸曰："轸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，与之并力而攻齐，是我亡地于秦，取偿于齐也。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，是吾合齐、

秦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，国必大伤矣！"楚王不听，使屈帅师伐秦。秦亦发兵使庶长章击之。

张仪回国后，假装从车上跌下，三个月不上朝。楚王听说后自语道："张仪是不是觉得我与齐国断交做得还不够？"便派勇士宋遗借了宋国的符节，北上到齐国去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立即降低身份去讨好秦国，齐国、秦国于是和好。这时张仪才上朝，见到楚国使者，故作惊讶地问："你为何还不去接受割地？从某处到某处，有六里多见方。"使者愤怒地回国报告楚王，楚王勃然大怒，想发兵攻打秦国。陈轸说："我可以开口说话吗？攻秦国还不如用一座大城的代价去收买它，与秦国合力攻齐国。这样我们从秦国失了地，还可以在齐国得到补偿。现在大王您已经与齐国断交，又去质问秦国的欺骗行为，是我们促使齐国、秦国和好而招来天下的军队了，国家一定会有大损失！"楚王仍是不听他的劝告，派屈率军队征讨秦国，秦国也任命魏章为庶长之职，起兵迎击。

三年（己酋，前312）

三年（己酉，公元前312年）

[1]春，秦师及楚战于丹阳，楚师大败；斩甲士八万，虏屈及列侯、执七十余人，遂取汉中郡。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，战于蓝田，楚师大败。韩、魏闻楚之困，南袭楚，至邓。楚人闻之，乃引兵归，割两城以请平于秦。

[1]春季，秦、楚两国军队在丹阳大战，楚军大败，八万甲士被杀，屈及以下的列侯、执圭等七十多名官员被俘。秦军乘势夺取了汉中郡。楚王又征发国内全部兵力再次袭击秦国，在蓝田决战，楚军再次大败。韩、魏等国见楚国危困，也向南袭击楚国，直达邓。楚国听说了，只好率军回救，割让两座城向秦国求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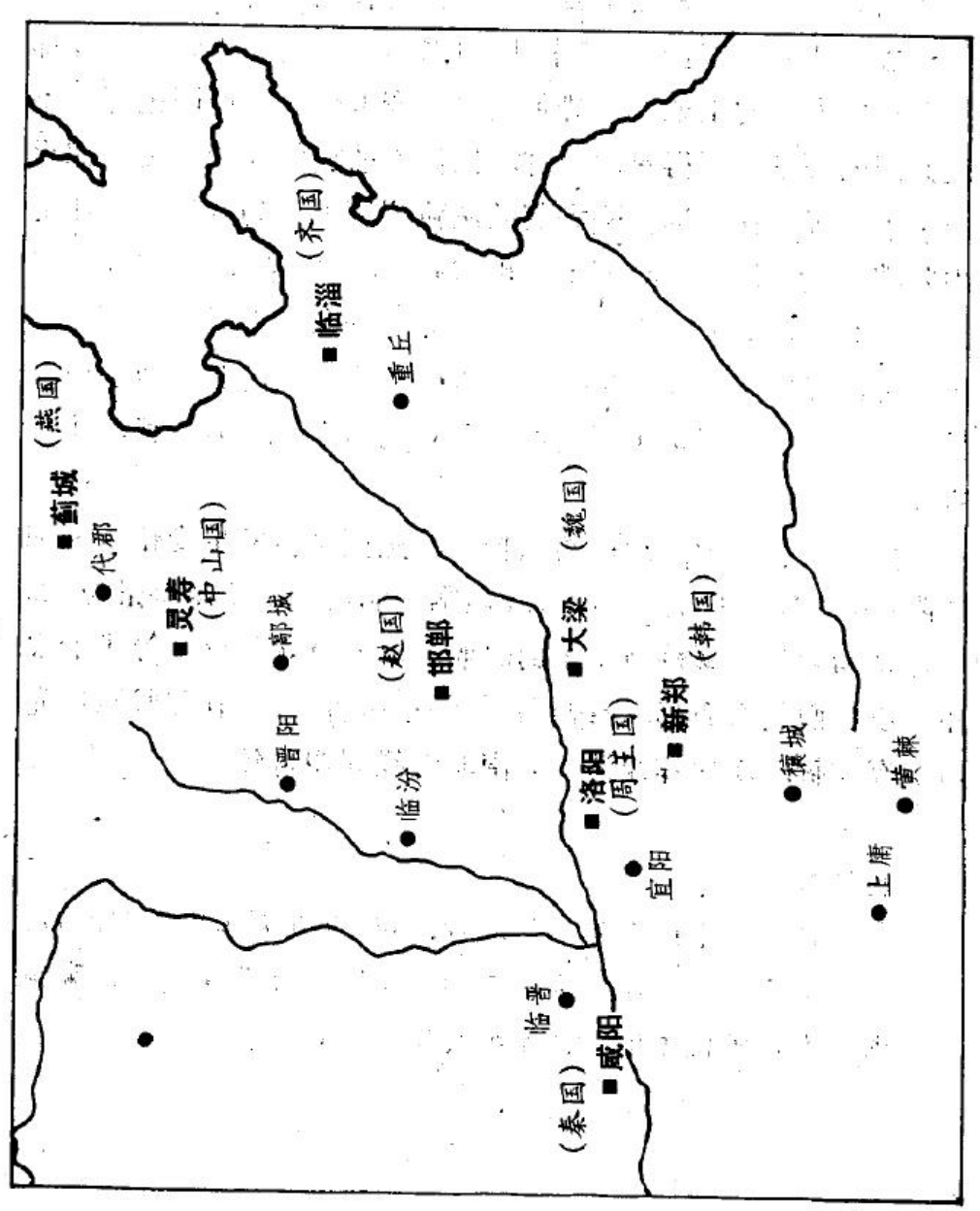
[2]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为昭王。昭王于破燕之后。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谓郭隗曰："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；然诚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！"郭隗曰："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，马已死，买其首五百金而返。君大怒，涓人曰'死马且买之，况生者乎！马今至矣。'不期年，千里之马至者三。今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，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！"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于是士争趣燕：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。昭王以乐毅为亚卿，任以国政。

[2]燕国贵族共同推举太子姬平为燕昭王。昭王是在燕国被齐国攻破后即位的，他凭吊死者，探访贫孤，与百姓同甘共苦。自己纡尊降贵，用重金来招募人才。他问郭隗："齐国乘我们的内乱而攻破燕国，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少，不足以报仇。然而招揽贤士与他们共商国是，以雪先王的耻辱，始终是我的愿望。先生您如果见到合适人才，我一定亲自服侍他。"郭隗说："古时候有个君主派一个负责洒扫的涓人用千金去购求千里马，那个人找到一匹已死的千里马，用五百金买下马头带回。君主大怒，涓人解释说：'死马您还买，何况活的呢！天下人知道了，好马就会送上来的。'不到一年，果然得到了三匹千里马。现在大王您打算招致人

才，就请先从我郭隗开始，比我贤良的人，都会不远千里前来的。"于是燕昭王为郭隗翻建府第，尊他为老师。各地的贤士果然争相来到燕国：乐毅从魏国来，剧辛从赵国来。昭王奉乐毅为亚卿高位，委托以国家大事。

[3]韩宣惠王薨，子襄王仓立。

[3]韩国韩宣惠王去世，其子韩仓即位为韩襄王。



四年（庚戌、前第311）

四年（庚戌，公元前311年）

[1]蜀相杀蜀侯。

[1]蜀国国相杀死封侯的国君。

[2]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，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。楚王曰："不愿易地，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"张仪闻之，请行。王曰："楚将甘心于子，奈何行？"张仪

曰："秦强楚弱，大王在，楚不宜敢取臣。且臣善其嬖臣靳尚，靳尚得事幸姬郑袖，袖之言，王无不听者。"遂往。楚王囚，将杀之。靳尚谓郑袖曰："秦王甚爱张仪，将以上庸六县及美女赎之。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。"于是郑袖日夜泣于楚王曰："臣各为其主耳。今杀张仪，秦必大怒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毋为秦所鱼肉也！"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。张仪因说楚王曰："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事秦，秦劫韩驱梁而攻楚，则楚危矣。秦西有巴、蜀，治船积粟，浮岷江而下，一日行五百余里，不至十日而拒关，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武关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，夫待弱国之救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所为大王患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秦、楚长为兄弟之国，无相攻伐。"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，乃许之。

[2]秦惠王派人通知楚怀王，想用武关以外的地方换黔中之地。楚王说："我不愿换地，只想用黔中之地来换张仪。"张仪听说后，请求秦王同 意。秦王问："楚国要杀死你才甘心，你为什么还要去？"张仪说："秦国强，楚国弱，只要大王您在，估计楚国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而且我和楚王的宠臣靳尚关系密切，靳尚又侍奉楚王的爱姬郑袖，郑袖的话，楚王没有不听的。"于是欣然前往楚国。楚王把他下在狱中，准备处死。靳尚对郑袖说："秦王十分宠爱张仪，想用上庸等六个县及美女来赎回他。大王看重土地，又尊重秦国，那样秦国的美女将被宠幸，您就会遭到冷落。"于是郑袖日夜在楚王面前哭着哀求："当年的事，不过是臣各为其主。现在要是杀了张仪，秦国必定震怒。我请求让我们母子两人先迁居江南，不要成为秦国刀下的鱼肉。"楚王于是赦免了张仪，还以厚礼相待。张仪劝说楚王道："倡导各国联合抗秦，简直是赶着羊群去进攻猛虎，明显无法相斗。现在大王您不肯听命秦国，秦国如果逼迫韩国、驱使魏国来联合攻楚，楚国可就危险了。秦国西部有巴、蜀两地，备船积粮，沿岷江而下，一天可行五百余里，不到十天就兵临关。关惊动，则由此以东的各城都要修治守备，黔中、巫郡便不再是大王您的了。秦国如果大举甲兵攻出武关，那么楚国的北部就成为绝地，秦兵再南攻楚国，楚国的存亡只在三个月以内，而楚国等待各国来救援要在半年以上。坐等那些弱国来救，而忘记了强秦的威胁，我可要为大王您现在的做法担心啊！大王如果能诚心诚意地听我的意见，我可以让楚国、秦国永久结为兄弟之邦，不再互相攻杀。"楚王虽然已经得到了张仪，却又舍不得拿黔中之地来交换，于是同意了张仪的建议，让他离开。

张仪遂之韩，说韩王曰："韩地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，非菽而麦，国无二岁之食；见卒不过二十万。秦被甲百馀万。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，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，左挈人头，右挟生虏。夫战孟贲、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塞成皋，则王之国分矣，鸿台之宫，桑林之苑，非王之有也。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以攻楚，以转祸而悦秦，计无便于此者！"韩王许之。

张仪便前往韩国，劝说韩王："韩国地方险恶多山，所产五谷，不是豆子而是杂麦，国家口粮积存不够两年，现在军中的士兵不过二十万，秦国却有甲兵一百余万。崤山以东的人要披上盔甲才可以参战，而秦国人个个赤膊便能上阵迎敌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手夹着俘虏。秦国用孟贲、乌获那些勇士们来进攻不肯臣服的弱国，正像在鸟蛋上压下千钧重石，无一可幸免。大王您不肯迎合秦国，若秦国发下甲兵占踞宜阳，扼守成皋，大王的国家就被分裂，鸿台的宫殿，桑林的园苑，就不再是您能享有的了。为大王着想，您不如结好秦国进攻楚国，既转嫁了祸灾又取得秦国欢心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！"韩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。

张仪归报，秦王封以六邑，号武信君。复使东说齐王曰："从人说大王者崐必曰：'齐蔽于三晋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柰齐何。'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。今秦、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弟之国；韩献宜阳；梁效河外；赵王入朝，割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、梁攻齐之南地，悉赵兵，渡清河，指博关，临、即墨非王之有也！国一日见攻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！"齐王许张仪。

张仪回到秦国报告，秦王封赏给他六个城邑和武信君的爵位。又派他向东游说齐王说："主张联合抗秦的人，必对您说：'齐国有三晋作屏障，地广人多，兵强士勇，即使有一百个秦国，也拿齐国无可奈何。'大王您也总是称赞这种说法而不考虑实际情况。现在秦、楚两国互通婚姻，结为兄弟之国；韩国献给秦国宜阳；魏国交出河外之地；赵王也去朝见秦王，割让河间讨好秦国。大王若是不迎合秦国，秦国将驱使韩国、魏国之兵进攻齐国南部，再逼迫赵兵倾巢而出，渡过清河，直指博关。那时临淄、即墨等齐国心腹地带可就不属于您所有了。等到国家遭受攻击的那天，您再想讨好秦国，也来不及了！"齐王同样采纳了张仪的建议。

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"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。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敝邑恐惧，缮甲厉兵，力田积粟，愁居慑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、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周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，愿渡河，逾漳，据番吾，会邯郸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正殷纣之事。谨使使臣先闻左右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、梁称东藩之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肩也。夫断右肩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毋危得乎！今秦发三将军，其一军塞午道，告齐使渡清河，军于邯郸之东，一军军成皋，驱韩、梁军于河外，一军军于渑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，越服必四分其地。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，常为兄弟之国也。"赵王许之。

张仪离开齐国，又向西游说赵王道："大王带头联合各国抵抗秦国，使秦兵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侵犯各国。大王的威望在崤山以东传扬，我们秦国十分恐惧，缮甲厉兵，积蓄粮草，时刻担忧您的威慑，不敢放松警惕，唯恐大王您兴兵前来问罪。现在我们秦国托福您大王的神力，一举攻下巴、蜀，吞并汉中，包围两周，兵抵白马津。我们秦国虽然地处偏远，然而对赵国心含愤怒已不是一天了。

如今秦国有一支不成样子的败甲残兵驻在渑池，愿意渡过黄河，越过漳水，进据番吾，前来邯郸城下相会。希望用古时甲子会战形式，重演武王伐纣的故事。为此，特派使臣我来通知您的左右。现在楚国与秦国结为兄弟之邦，韩国、魏国俯首称臣，齐国献出盛产鱼盐的海滨之地，这就像砍断了赵国的右臂。被砍断了右臂而与别人争斗，失去同党而又孤立无援，想要不灭亡，能办到吗！如果秦国派出三支大军，一支军队扼守午道，通知齐国渡过清河，在邯郸之东驻军；另一支军队驻扎成皋，驱使韩、魏军队进军河外；第三支军队驻扎渑池，约定四国联合攻赵，征服后必定四分其地。我为大王着想，不如与秦王当面亲口结下盟约，使两国成为长久的兄弟之国。"赵王也接受了张仪的劝说。

张仪乃北之燕，说燕王曰："今赵王已入朝，效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非大王之有也！且今时齐、赵之于秦，犹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事秦，长无齐、赵之患矣。"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。

最后，张仪北上到达燕国，对燕王说："如今赵王已经去朝见秦王，并献出河间以迎合秦国。大王您不赶快结好秦国，秦国就会派甲兵到云中、九原，驱使赵国进攻燕国，易水、长城可就不是大王您的了！况且，现在齐国、赵国就像秦国的郡县一样，不敢妄起刀兵相攻伐。大王您服从秦国，就可以长年免除齐国、赵国的威胁了。"燕王于是请张仪献上恒山脚下的五个城以向秦国求和。

张仪归报，未至咸阳，秦惠王薨，子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，不说张仪；及即位，群臣多毁短之。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，皆畔衡，复合从。

张仪回国报告，还没到咸阳，秦惠王就去世了，其子秦武王继位。武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，等到他一即王位，郡臣中很多人便前来诽谤数说张仪的短处。各国听说张仪与秦王间发生矛盾,都放弃了对秦国的许诺，再次联合抗秦。

五年（辛亥、前第310）

五年（辛亥，公元前310年）

[1]张仪说秦武王曰："为王计者，东方有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臣闻齐王甚憎臣，臣之所在，齐必伐之。臣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，齐必伐梁，齐、梁交兵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间伐韩，入三川，挟天子，案图籍，此王业也！"王许之。齐王果伐梁，梁王恐。张仪曰："王勿患也！请令齐罢兵。"乃使其舍人之楚，借使谓齐王曰："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！"齐王曰："何故？"楚使者曰："张仪之去秦也固与秦王谋矣，欲齐、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。今王果伐梁，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，而信仪于秦王也"。齐王乃解兵还。张仪相魏一岁，卒。

[1]张仪向秦武王建议："为大王您考虑，东方发生事变，大王才能乘机多割得土地。我听说齐王十分憎恨我，我居留在哪里，齐国必定要去攻打。我请求让我这个不肖之人到魏国去，齐国必定要讨伐魏国，齐国、魏国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大王便可以乘机攻打韩国，进军三川，挟持天子，掌握天下的版图，这是帝王大业呀！"秦王允许张仪到魏国去。齐国果然出兵攻魏，魏王十分惊恐。张仪安慰说："大王不要担心！让我来退掉齐兵。"于是派他的手下人到楚国，借使臣之口对齐王说："大王把张仪托付给秦国的办法真厉害呀！"齐王问："怎么讲？"楚国使者说："张仪离开秦国本来就是与秦王定下的计谋，想让齐、魏两国互相攻击而秦国乘机夺取三川地方。现在大王您果然攻打魏国，正是对内劳民伤财，对外结仇邻国，而使张仪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。"齐王听罢，下令退兵回国。张仪在魏国做了一年的国相，便去世了。

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，致位富贵，天下争慕效之。又有魏人公孙衍者，号曰犀首，亦以谈说显名。其余苏代、苏厉、周最、楼缓之徒，纷纭遍于天下，务以辩诈相高，不可胜纪；而仪、秦、衍最著。

张仪与苏秦都以合纵、连横的政治权术游说各国，达到富贵的高位，使天下人争相效法。还有个魏国人公孙衍，名号犀首，也以能说

会道著称。其余的苏代、苏厉、周最、楼缓之流，纷纭而起，遍于天下，务必以诡辩诈术一争高下，多得举不胜举。然而还要数张仪、苏秦、公孙衍当时名声最为显赫。

孟子论之曰：或谓："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；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？"孟子曰："是恶足为大丈夫哉！君子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正道，得志则与民由之，不得志则独行其道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诎，是之谓大丈夫。"

孟轲论之曰：有人说："公孙衍、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？他一怒而使各国恐惧，安居时又能使兵火息灭。"孟轲说："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！君子处世堂堂正正，行天下之正道，得志便带领百姓，同行正道，不得志便洁身自好，独行正道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。"

扬子《法言》曰：或问："仪、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，安中国者各十馀年，是夫？"曰："诈人也，圣人恶诸。"曰："孔子读而仪、秦行，何如也？"曰："甚矣凤鸣而鸷翰也！""然则子贡不为欤？"曰："乱而不解，子贡耻诸。说而不富贵，仪、秦耻诸。"或曰："仪、秦其才矣乎，迹不蹈已？"曰："昔在任人，帝而难之。不以才乎？才乎才，非吾徒之才也！"

扬雄《法言》曰：有人问："张仪、苏秦学习鬼谷子的智术，运用合纵、连横的道理，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，是这样吗？"回答说："骗人术。圣人对此十分厌恶。"又问："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、苏秦那样的事，怎么样呢？"回答说："这好像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，糟透了！"再问："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？"回答说："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，张仪、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，游说的目的不同。"有人问："张仪、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，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？"回答说："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，能说不考虑才干吗？那种人才倒是有才，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！"

[2]秦王使甘茂诛蜀相庄。

[2]秦王派甘茂诛杀蜀国国相陈庄。

[3]秦王、魏王会于临晋。

[3]秦王、魏王在临晋相会。

[4]赵武灵王纳吴广之女孟姚，有宠，是为惠后。生子何。

[4]赵武灵王娶吴广的女儿吴孟姚为惠后，十分宠爱她，生下儿子赵何。

六年（壬子、前第309）

六年（壬子，公元前309年）

[1]秦初置丞相，以樗里疾为右丞相。

[1]秦国设置丞相职务，任命樗里疾为右丞相。

七年（癸丑、前第308）

七年（癸丑，公元前308年）

[1]秦、魏会于应。

[1]秦国、魏国在应城举行会议。

[2]秦王使甘茂约魏以伐韩，而令向寿辅行。甘茂令向寿还，谓王曰："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！"王迎甘茂于息壤而问其故。对曰："宜阳大县，其实郡也。今王倍数险，行千里，攻之难。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，其母织自若也。及三人告之，其母投杼下机，逾墙而走。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反而论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箧。乐羊再拜稽首曰：'此非臣之功，君之力也！'今臣，羁旅之臣也，樗里子、公孙挟韩而议之，王必听之，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。"王曰："寡人弗听也，请与子盟！"乃盟于息壤。秋，甘茂、庶长封帅师伐宜阳。

[2]秦王派甘茂去约定魏国共同进攻韩国，又让向寿作他的助手。甘茂命令向寿回国对秦王说："魏国倒是听从了我的安排，不过我希望大王您不要进攻韩国！"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，询问原因，甘茂回答说："宜阳是个大县，其实应属郡一级。现在大王您下令面对多重险隘，不远千里，发兵进攻，是很困难的。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，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，他的母亲仍旧织布，泰然自若。等到先后来了三个人告诉她同样的事情，曾参母亲也扔下机杼，跳墙逃走了。我的贤良不如曾参，大王您对我的信任又不如曾参的母亲，猜疑我的人更不止三个人，所以我怕大王您将来也会有扔下机杼的举动。再说当年魏文侯任命乐羊为大将进攻中山国，三年才攻下。回来论功行赏，魏文侯向乐羊出示别人的指控书，多达一筐。乐羊一再叩头行礼说：'这不是我的功劳，实在要归功于您信任啊！'现在我甘茂，是个寄居秦国的外籍人，樗里子、公孙将来抓住韩国的事情来攻击我，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。那时攻宜阳前功尽弃，结果是大王您背弃了与魏王的约定，而我遭受韩国国相公仲侈的怨恨。"秦王说："我不会听他

们的，可以和你起誓！"于是两人在息壤立下誓言。秋季，甘茂和名叫封的庶长率领大军前去攻打宜阳。

八年（甲寅、前第307）

八年（甲寅，公元前307年）

[1]甘茂攻宜阳，五月而不拔。樗里子、公孙果争之。秦王召甘茂，欲罢兵。甘茂曰："息壤在彼。"王曰："有之 。"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，斩首六万，遂拔宜阳。韩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。

[1]甘茂率军进攻宜阳，过了五个月还没有攻克。樗里子、公孙果然争相指责他。秦王便派人去召甘茂，想罢兵回国。甘茂只说："息壤还在原来的地方。"秦王恍然大悟，说："有这回事。"于是征发全部兵力去协助甘茂，结果杀死韩军六万人，攻陷宜阳。韩国相公仲侈只好来谢罪求和。

[2]秦武王好以力戏，力士任鄙、乌获、孟说皆至大官。八月，王与孟说举鼎，绝脉而薨；族孟说。武王无子，异母弟稷为质于燕，国人逆而立之，是为昭襄王。昭襄王母芈八子，楚女也，实宣太后。

[2]秦武王喜好习武较力，大力士任鄙、乌获、孟说都先后做了大官。八月，秦王与孟说举大铜鼎时，用力过猛，血管破裂而死。孟说及其家族被杀。秦武王没有儿子，异母弟弟嬴稷在燕国做人质，国中贵族于是迎回他立为秦昭襄王。秦昭襄王的母亲芈八子，是楚国女子，封为宣太后。

[3]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房子，遂至代，北至无穷，西至河，登黄华之上。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，曰："愚者所笑，贤者察焉。虽驱世以笑我，胡地、中山，吾必有之！"遂胡服。

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，大兵经房子城，抵达代地，再向北直至大漠中的无穷，向西攻到黄河，登上黄华山顶，与大臣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，崐学骑马与射箭。他说："愚蠢的人会嘲笑我，但聪明的人是可以理解的。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，我也这样做，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！"于是带头改穿胡服。

国人皆不欲，公子成称疾不朝。王使人请之曰："家听于亲，国听于君。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议己也。制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；从政有经，令行为上。明德先论于贱，而从政先信于贵，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。"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"臣闻中国者，圣贤之所教也，礼乐之所用也，远方之所观赴也，蛮夷之所则效也。

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，变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臣愿王孰图之也！"使者以报。王自往请之，曰："吾国东有齐、中山，北有燕、东胡，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。今无骑射之备，则何以守之哉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暴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；微社稷之神灵，则几于不守也。先君丑之，故寡人变服骑射，欲以备四境之难，报中山之怨。而叔顺中国之俗，恶变服之名，以忘事之丑，非寡人之所望也！"公子成听命，乃赐胡服；明日服而朝。于是始出胡服令，而招骑射焉。

国中的士人有不少反对，公子成假称有病，不来上朝。赵王派人前去说服他："家事听从父母，国政服从国君，现在我向人民宣传改变服装，而叔父您不穿，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。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，总以有利人民为根本；办理政事有一定常规，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。宣传道德要先针对卑贱的下层，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。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。"公子成拜谢道："我听说，中国是在圣贤之人教化下，用礼乐仪制，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，让四方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。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，去仿效远方外国的服装，是擅改古代习惯、违背人心的举动，我希望您慎重考虑。"使者回报赵王。赵王便亲自登门解释说："我国东面有齐国、中山国；北面有燕国、东胡；西面是楼烦，与秦、韩两国接壤，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，怎么能守得住呢？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，侵犯我们领土，掠夺人民，又引水围灌城，如果不是老天保佑，城几乎就失守了。此事先王深以为耻。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，学习骑射，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，一报中山 国之仇。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国旧俗，厌恶改变服装，已经忘记了城的奇耻大辱，我对您深感失望啊！"公子成翻然醒悟，欣然从命，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，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。于是，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，提倡学习骑马射箭。

九年（乙卯、前第306）

九年（乙卯，公元前306年）

[1]秦昭王使向寿平宜阳，而使樗里子、甘茂伐魏。甘茂言于王，以武遂复归之韩。向寿、公孙争之，不能得，由此怨谗甘茂。茂惧，辍伐魏蒲阪，亡去。樗里子与魏讲而罢兵。甘茂奔齐。

[1]秦昭王派向寿去平抚宜阳，又令樗里子、甘茂去攻打魏国。甘茂向秦王建议，把武遂归还给韩国。向寿、公孙坚决反对，但未能阻止，于是怨恨甘茂。甘茂心中恐惧，便中断对魏国蒲阪的进攻，逃走了。樗里子只好与魏国讲和退兵。结果甘茂投奔到齐国去了。

[2]赵王略中山地，至宁葭；西略胡地，至榆中。林胡王献马。归，使楼缓之秦，仇液之韩，王贲之楚，富丁之魏，赵爵之齐；代相赵固主胡，致其 兵。

[2]赵王进攻中山国，兵抵宁葭；又向西攻打胡人，直至榆中。胡人的林胡王献马求和。赵王归来，派楼缓出使秦国，仇液出使韩国，王贲出使楚国，富丁出使魏国，赵爵出使齐国；命代相赵固主持胡人部落事务，召集胡兵。

[3]楚王与齐、韩合从。

[3]楚王与齐国、韩国订立同盟。

十年（丙辰、前第305）

十年（丙辰，公元前305年）

[1]彗星见。

[1]天空出现彗星。

[2]赵王伐中山，取丹丘、爽阳、鸿之塞，又取、石邑、封龙、东垣。中山献四邑以和。

[2]赵王进攻中山国，夺取丹丘、爽阳、鸿之塞，又攻占城、石邑、封崐龙、东垣。中山国只好献出四城求和。

[3]秦宣太后异父弟曰穰侯魏冉，同父弟曰华阳君芈戎；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、泾阳君。魏冉最贤，自惠王、武王时，任职用事。武王薨，诸弟争立，唯魏冉力能立昭王。昭王即位，以魏冉为将军，卫咸阳。是岁，庶长壮及大臣、诸公子谋作乱，魏冉诛之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，悼武王后出居于魏，王兄弟不善者，魏冉皆灭之。王少，宣太后自治事，任魏冉为政，威震秦国。

[3]秦国宣太后异父弟为穰侯魏冉，同父弟为华阳君芈戎；秦王的同母弟为高陵君、泾阳君。其中魏冉最贤良，从秦惠王、秦武王时起，就担任要职。秦武王死后，各兄弟间争夺王位，只有魏冉能独力扶立秦昭王。秦昭王即位后，任命魏冉为将军，守卫咸阳。当年，名叫壮的庶长及大臣、诸公子阴谋作乱，被魏冉镇压下去；因受到牵连，惠文后被害死，悼武王后也离开秦国流落到魏国。与秦昭王不和的兄弟，全都被魏冉处死。因秦昭王年幼，宣太后便亲自管理国家，任用魏冉执政，使他的威势震慑全国。

十一年（丁巳、前第304）

十一年（丁巳，公元前304年）

[1]秦王、楚王盟于黄棘；秦复与楚上庸。

[1]秦王、楚王在黄棘会盟，秦国把上庸归还给楚国。

十二年（戊午、前第303）

十二年（戊午，公元前303年）

[1]彗星见。

[1]天空出现彗星。

[2]秦取魏蒲阪、晋阳、封陵；又取韩武遂。

[2]秦国攻取魏国蒲阪、晋阳、封陵；又夺去韩国的武遂。

[3]齐、韩、魏以楚负其从亲，合兵伐楚。楚王使太子横为质于秦以请救。秦客卿通将兵救楚，三国引兵去。

[3]齐国、韩国、魏国因为楚国背叛抗秦同盟，联合出兵攻打楚国。楚王派太子芈横作为人质，向秦国求救。秦国派名叫通的客卿率军队援救楚国，三国联军于是退走。

十三年（己未、前第302）

十三年（己未，公元前302年）

[1]秦王、魏王、韩太子婴会于临晋，韩太子至咸阳而归；秦复与魏蒲阪。

[1]秦王、魏王、韩国太子韩婴在临晋举行会议，韩国太子又前往秦国咸阳后才归去，秦国把蒲阪归还给魏国。

[2]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者，太子杀之，亡归。

[2]秦国有个大夫私下与楚国太子争斗，楚太子杀了他后，逃回楚国。

十四年（庚申、前第301）

十四年（庚申，公元前301年）

[1]日有食之，既。

[1]出现日全食。

[2]秦人取韩穰。

[2]秦国夺取韩国穰城。

[3]蜀守辉叛秦，秦司马错往诛之。

[3]蜀地郡守嬴辉反叛秦国，秦国派司马错前去将他处死。

[4]秦庶长奂会韩、魏、齐兵伐楚，败其师于重丘，杀其将唐昧；遂取重丘。

[4]秦国派名叫奂的庶长联合韩、魏、齐三国出兵攻打楚国，在重丘大败楚军，杀死楚将唐昧，夺取重丘。

[5]赵王伐中山，中山君奔齐。

[5]赵王出兵攻打中山国，中山国君逃奔齐国。

公元前三〇〇年至二九一年

十五年（辛酉、前第300）

十五年（辛酉，公元前300年）

[1]秦泾阳君为质于齐。

[1]秦国泾阳君到齐国去充当人质。

[2]秦华阳君伐楚，大破楚师，斩首三万，杀其将景缺，取楚襄城。楚王恐，使太子为质于齐以请平。

[2]秦国派华阳君攻打楚国，大破楚军，杀死三万人，包括楚将景缺，夺取了襄城。楚王十分恐惧，把太子送到齐国，请求和解。

[3]秦樗里疾卒，以赵人楼缓为丞相。

[3]秦国樗里疾去世，任命赵国人楼缓为丞相。

[4]赵武灵王爱少子何，欲及其生而立之。

[4]赵武灵王宠爱幼子赵何，想趁自己在世时立他为国君。

十六年（壬戌、前第299）

十六年（壬戌，公元前299年）

[1]五月戊申，大朝东宫，传国于何。王庙见礼毕，出临朝，大夫悉为臣。肥义为相国，并傅王。武灵王自号"主父"。主父欲使子治国，身胡服，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。将自云中、九原南袭咸阳，于是诈自为使者，入秦，欲以观秦地形及秦王之为人。秦王不知，已而怪其状甚伟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；主父行已脱关矣，审问之，乃主父也。秦人大惊。

[1]五月戊申（二十六日），赵王在东宫举行盛大仪式，把国君之位传给赵何。赵何祭祀宗庙之后，登位治理政事，他属下的大夫都成为朝廷大臣。又任命肥义为相国，并尊称为国君老师。赵武灵王自称"主父"。赵主父想让儿子在国中治事，身穿胡人服装率领文臣武将去攻打西北胡人领地。他计划从云中、九原向南袭击秦都咸阳，便自己扮作使者，前往秦国，想借此来侦察秦国地形及秦王的为人。秦王没有觉察，事后觉得此人相貌伟岸不凡，不像是臣子能有的风度，派人急忙去追赶他；而赵主父一行已经出了边关。经过一番盘问调查，秦国人才知道他就是赵主父，大惊失色。

[2]齐王、魏王会于韩。

[2]齐王、魏王在韩国相会。

[3]秦人伐楚，取八城。秦王遗楚王书曰："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，盟于黄棘，太子入质，至欢也。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，不谢而亡去。寡人诚不胜怒，使兵侵君王之边。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。寡人与楚接境，婚姻相亲；而今秦、楚不欢，则无以令诸侯。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，面相约，结盟而去，寡人之愿也！"

[3]秦国攻打楚国，夺取八座城市。秦王派人给楚王送信，写道："起初我与你约定两国为兄弟之邦，在黄棘盟誓，派楚太子到秦国为人质，彼此关系欢洽。不料楚太子辱杀我的重臣，不辞而别，使我无比愤慨，才派兵攻入你的境内。现在听说你又让太子到齐国充当人质，以求和解。我国与你们楚国互相接壤，结为婚姻亲家，要是秦、

楚关系如此恶化，就无法号令其他国家。我想与你在武关会面，当面约定，结成友好同盟。这是我真心的愿望！"

楚王患之，欲往恐见欺，欲不往恐秦益怒。昭雎曰："毋行而发兵自守耳！秦，虎狼也，有并诸侯之心，不可信也！"怀王之子兰劝王行，王乃入秦。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，伏兵武关，楚王至则闭关劫之，与俱西，至咸阳，朝章台，如藩臣礼，要以割巫、黔中郡。楚王欲盟，秦王欲先得地。楚王怒曰："秦诈我，而又强要我以地！"因不复许。秦人留之。

楚王十分为难，赴约怕落入圈套，不去又怕秦国更加恼怒。昭雎说："大王不能去，应该赶快调兵固守。秦是虎狼之国，早有吞并各国的野心，决不可信任！"楚怀王的儿子芈兰却劝怀王去，于是怀王前往秦国。秦王让一位将军假扮为秦王，在武关伏下重兵，楚怀王一到便闭上关门，把他劫持到了西边的咸阳。又命令怀王朝拜秦国章台宫，行属国使臣的礼节，并逼迫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。怀王要求举行盟誓，秦王却坚持楚国先交出割地。楚怀王十分愤怒地斥责说："秦王欺骗了我，还想用强暴逼迫我割地！"不再答应。秦国便把他扣留下来。

楚大臣患之，乃相与谋曰："吾王在秦不得还，要以割地，而太子为质于齐；齐、秦合谋，则楚无国矣。"欲立王子之在国者。昭雎曰："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，不宜！"乃诈赴于齐。齐王召群臣谋之，或曰："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。"齐相曰："不可！郢中立王，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。"其人曰："不然，郢中立王，因与其新王市曰：'予我下东国，吾为王杀太子。不然，将与三国共立之。'"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。楚人立之。

楚国大臣十分震惊，互相商议说："我们的君王扣在秦国回不来，被要胁崛割地，而太子又在齐国充当人质；如果齐国秦国一起算计我们，那楚国就完了。"便打算拥立一位在国内的王子继位为王。昭雎反对说："君王和太子都被困在外国，现在我们违背君王的意旨去立其他儿子，实在不妥当。"于是假称楚王去世，到齐国去要求迎回太子。齐王召集群臣商议，有人建议："不如扣下太子要求楚国割让淮河以北。"齐相说："不可，如果楚国另立一王，我们就空有人质而落个天下指责的不义名声。"那人又说："不怕，如果楚国新立一王，我们可以和新王作交易：'给我下东国，我替你杀死太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

联合三个国家立太子为楚王。'"但齐王还是听从了国相的意见，归还楚太子，楚国便立太子为楚王。

[4]秦王闻孟尝君之贤，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。孟尝君来入秦，秦王以为丞相。

[4]秦王听说孟尝君的贤德名望，派泾阳君为齐国人质，邀请孟尝君前来。孟尝君到了秦国，秦王任命他为丞相。

十七年（癸亥、前第298）

十七年（癸亥，公元前298年）

[1]或谓秦王曰："孟尝君相秦，必先齐而后秦；秦其危哉！"秦王乃以楼缓为相，囚孟尝君，欲杀之。孟尝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，姬曰："愿得君狐白裘。"孟尝君有狐白裘，已献之秦王，无以应姬求。客有善为狗盗者，入秦藏中，盗狐白裘以献姬。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之。王后悔，使追之。孟尝君至关，关法，鸡鸣而出客，时尚蚤，追者将至，客有善为鸡鸣者，野鸡闻之皆鸣。孟尝君乃得脱归。

[1]有人劝告秦王："孟尝君做秦国丞相，一定会先照顾齐国而后才考虑秦国，秦国实在危险！"秦王于是仍任楼缓为丞相，囚禁孟尝君，想杀掉他。孟尝君派人向秦王宠爱的姬妾求情，姬妾说："我希望得到你那件白狐皮袍。"孟尝君确实有件白狐皮袍，但已经献给了秦王，无法满足姬妾的要求。他的幕僚中有个人善于盗窃，便潜入秦宫藏库，盗出白狐皮袍送给那个姬妾。姬妾于是替孟尝君说情让秦王释放他回国。可是秦王又后悔了，就派人去追。孟尝君急急逃到边关，按照守关制度，要等鸡叫才能放行过客，而这时天色还早。秦王派来追的人马上就到。幸亏孟尝君幕僚中有人善学鸡叫，四野的鸡一听他的叫声都引颈长鸣，孟尝君才得以出关脱身。

[2]楚人告于秦曰："赖社稷神灵，国有王矣！"秦王怒，发兵出武关击楚，斩首五万，取十六城。

[2]楚国通知秦国："蒙上天神灵佑护，我们楚国又有君王了。"秦王恼羞成怒，发兵出武关进攻楚国，杀五万人，夺占十六座城。

[3]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。平原君好士，食客尝数千人。有公孙龙者，善为坚白同异之辩，平原君客之。孔穿自鲁适赵，与公孙龙论臧三耳，龙甚辩析。子高弗应，俄而辞出，明日复见平原君。平原君曰："畴昔公孙之言信辩也，先生以为何如？"对曰："然。几能令臧三耳矣。虽然，实难！仆愿得又问于君：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，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，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，其亦从难而非者乎？"平原君无以应。明日，谓公孙龙曰："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！其人理胜于辞；公辞胜于理，终必受诎。"

[3]赵王封弟弟赵胜为平原君。平原君好养士，门下的食客常有几千人。其中有个公孙龙，善于作"坚白同异"的辩论考证，平原君尊他

为座上宾。孔穿从鲁国来到赵国，与公孙龙辩论"奴婢有三个耳朵"的观点，公孙龙辩解十分精微，孔穿无以对答，一会儿就告辞了。第二天他再见平原君，平原君问："昨天公孙龙的一番论述头头是道，先生觉得如何？"回答说："是的，他几乎能让奴婢真的长出三只耳朵来。说起来虽然如此，实际上是困难的。我想再请教您：现在论证三个耳朵十分困难，又非事实；论证两个耳朵十分容易而确属事实，不知道您将选择容易、真实的，还是选择困难、虚假的？"平原君也哑口无言。第二天，平原君对公孙龙说："您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，他的道理胜过言辞，而您的言辞胜过道理，最后肯定占不了上风。"

邹衍过赵，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。邹子曰："不可。夫辩者，别殊类使不相害，序异端使不相乱。抒意通指，明其所谓，使人与知焉，不务相迷也。故胜者不失其所守，不胜者得其所求。若是，故辩可为也。及至 烦文以相假，饰辞以相，巧譬以相移，引人使不得及其意，如此害大道。夫崐缴纫争言而竞后息，不能无害君子，衍不为也。"座皆称善。公孙龙由是遂诎。

邹衍路过赵国，平原君让他和公孙龙辩论"白马非马"的观点。邹衍说："不行。所谓辩论，应该区别不同类型，不相侵害；排列不同概念，不相混淆；抒发自己的意旨和一般概念，表明自己的观点，让别人理解，而不是困惑迷惘。如此，辩论的胜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，不胜者也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，这样的辩论是可以进行的。如果用繁文缛节来作为凭据，用巧言饰辞来互相诋毁，用华丽词藻来从偷换概念，吸引别人使之不得要领，就会妨害治学的根本道理。那种纠缠不休，咄咄逼人，总要别人认输才肯住口的作法，有害君子风度，我邹衍是绝不参加的。"在座的人听罢都齐声叫好。从此，公孙龙便受到了冷落 。

周纪四 赧王中十八年（甲子、前第297）

周纪四 周赧王十八年（甲子，公元前297年）

[1]楚怀王亡归。秦人觉之，遮楚道。怀王从间道走赵。赵主父在代，赵人不敢受。怀王将走魏，秦人追及之，以归。

[1]楚怀王逃脱看守，被秦国人发现，封锁通往楚国的道路。楚怀王从小路逃到了赵国，正逢赵主父外出在代郡，赵国官员不敢作主收留他。楚怀王又想逃奔魏国，却被秦国人追上，抓回秦国。

[2]鲁平公薨，子缗公贾立。

[2]鲁国鲁平公去世，其子姬贾即位为鲁缗公。

十九年（乙丑、前第296）

十九年（乙丑，公元前296年）

[1]楚怀王发病，薨于秦，秦人归其丧。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。诸侯由是不直秦。

[1]楚怀王发病，死在秦国。秦国送回他的灵柩，楚国人见了都十分悲痛，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。各国诸侯因此也对秦国不满。

[2]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同击秦，至盐氏而还。秦与韩武遂、与魏封陵以和。

[2]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五国共同出兵攻打秦国，到了盐氏地方即行撤回。秦国把武遂归还韩国，把封陵归还魏国，以求和解。

[3]赵主父行新地，遂出代；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。

[3]赵主父视察新获取的领土，离开代郡，向西在西河会见楼烦王，接受了他的部队。

[4]魏襄王薨，子昭王立。

[4]魏国魏襄王去世，其子即位为魏昭王。

[5]韩襄王薨，子王咎立。

[5]韩国韩襄王去世，其子韩咎即位为韩王。

二十年（丙寅、前第295）

二十年（丙寅，公元前295年）

[1]秦尉错伐魏襄城。

[1]秦国国尉司马错进攻魏国襄城。

[2]赵主父与齐、燕共灭中山，迁其王于肤施。归，行赏，大赦，置酒，五日。

[2]赵主父与齐国、燕国联合灭掉中山国，把中山王迁到肤施居住。赵主父回来后，论功行赏，大赦罪人，设酒庆祝，全国欢宴五天。

[3]赵主父封其长子章于代，号曰安阳君。

[3]赵主父把长子赵章封到代，号称安阳君。

安阳君素侈，心不服其弟。主父使田不礼相之。李兑谓肥义曰："公子章强壮而志骄，党众而欲大，田不礼忍杀而骄，二人相得，必有阴谋。夫小人有欲，轻虑浅谋，徒见其利，不顾其害，难必不久矣。子任重而势大，乱之所始而祸之所集也。子何不称疾毋出而传政于公子成，毋为祸梯，不亦可乎！"肥义曰："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，曰：'毋变而度，毋易而虑，坚守一心，以殁而世！'义再拜受命而籍之。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，变孰大焉！谚曰：'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愧。'吾欲全吾言，安得全吾身乎！子则有赐而忠我矣。虽然，吾言已在前矣，终不敢失！"李兑曰："诺，子勉之矣！吾见子已今年耳。"涕泣而出。

安阳君平素为人骄横，内心对弟弟立为王十分不服。赵主父派田不礼做他的国相。李兑对肥义说："公子赵章身强力壮而怀有野心，党羽众多而贪欲极大，田不礼又残忍好杀，十分狂妄，两人互相勾结，必定会图谋不轨。小人有了野心，就要轻举妄动，他只看到想获取的利益，看不到带来的危害。一场灾难就在眼前了。你身居要职，权势很大，你将成为动乱的由头，灾祸也将集中在你身上。你何不称病不出，把朝政交给公子赵成去处理，免得被祸事牵连。这样不好吗！"肥义说："当年赵主父把赵王嘱托给我，说：'不要改变你的宗旨，不要改变你的心意，要坚守一心，至死效忠！'我再三拜谢承命并记录在

案。现在如果怕田不礼加祸于我而忘掉当年的记录，就是莫大的背弃。俗话说崐：'面对复生的死者，活着的人无需感到惭愧。'我要维护我的诺言，哪能光顾保全生命！你对我的建议是一片好心，但是我已有誓言在先，决不敢放弃！"李兑说："好，你勉力而为吧！能见到你恐怕只有今年了。"说罢流泪而出。

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。肥义谓信期曰："公子章与田不礼声善而实恶，内得主而外为暴，矫令以擅一旦之命，不难为也。今吾忧之，夜而忘寐，饥而忘食，盗出入不可以不备。自今以来，有召王者必见吾面，我将以身先之，无故而后王可入也。"信期曰："善。"

李兑几次入见公子赵成，商议防备田不礼。肥义对信期说："公子赵章与田不礼语言动听而本质凶恶，在内讨得主父的欢心，在外恣意施暴。他们一旦假借主父的命令来发动政变，是很容易得手的。现在我忧虑此事，已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强盗在身边出入不能不防！从此以后，有人奉主父命来召见赵王必须先见我的面，我将先前往，没有变故，赵王才能去。"信期说："好。"

主父使惠文王朝群臣而自从旁窥之，见其长子也，反北面为臣，诎于其弟，心怜之，于是乃欲分赵而王公子章于代。计未决而辍。主父及王游沙丘，异宫，公子章、田不礼以其徒作乱，诈以主父令召王。肥义先入，杀之。高信即与王战。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，乃起四邑之 兵入距难，杀公子章及田不礼，灭其党。公子成为相，号安平君；李兑为司寇。是时惠文王少，成、兑专政。

赵主父让赵惠文王朝见群臣，自己在旁边窥察，只见当哥哥的赵章反而俯首称臣，无精打采地听高高在上的弟弟赵何训示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于是想把赵国一分为二，让赵章在代郡称王，但这个计划还没有最后决定就搁置起来。赵主父和赵王出游沙丘，分别住在两个行宫里。赵章、田不礼乘机率领门徒作乱，他们假称赵主父的命令召见赵王，肥义先进去，被杀死。高信便与赵王一同抵抗。公子赵成与李兑从国都邯郸赶来，发动四邑的军队入宫镇压叛乱，杀死赵章及田不礼，处死全部党羽。公子赵成担任相国，称为安平君；李兑被任命为司寇。当时赵惠文王还年幼，政权都掌握在公子赵成、李兑手中。

公子章之败也，往走主父；主父开之。成、兑因围主父。公子章死，成、兑谋曰："以章故，围主父；即解兵，吾属夷矣！"乃遂围

之，令："宫中人后出者夷！"宫中人悉出。主父欲出不得，又不得食，探雀而食之。三月馀，饿死沙丘宫。主父定死，乃发丧赴诸侯。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，后得吴娃，爱之，为不出者数岁。生子何，乃废太子章而立之。吴娃死，爱弛；怜故太子，欲两王之，犹豫未决，故乱起。

赵章败退的时候，逃到赵主父那里，赵主父开门接纳了他。公子赵成、李兑于是带兵包围了赵主父的行宫。杀死赵章后，公子赵成、李兑商议道："我们为追杀赵章，竟包围了主父的行宫，如此大罪，要是撤兵回去，会被满门抄斩的！"于是又下令围住赵主父行宫，宣布："宫中人晚出来的杀！"宫中的人听见命令全部逃出，赵主父想出来却不被准许，又得不到食物，只好捕捉幼鸟吃，三个多月后，他终于饿死在沙丘行宫中。直到赵主父确死无疑，赵国才向各国报告丧事。起初，赵主父定长子赵章为太子，后来他娶了美女吴娃，十分宠爱，曾经几年不出宫上朝。生下儿子赵何后，便废去太子赵章，立赵何为太子。吴娃死后，赵主父对赵何的偏爱也逐渐减退，又可怜起原来的太子，想立两个王。他总是犹豫不决，所以引起了内乱。

[4]秦楼缓免相，魏冉代之。

[4]秦国罢免楼缓的丞相，由魏冉代任。

二十一年（丁卯、前第294）

二十一年（丁卯，公元前294年）

[1]秦败魏师于解。

[1]秦国在解击败魏国军队。

二十二年（戊辰，前293）

二十一年（戊辰，公元前293年）

[1]韩公孙喜、魏人伐秦。穰侯荐左更白起于秦王以代向寿将兵，败魏师、韩师于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级，虏公孙喜，拔五城。秦王以白起为国尉。

[1]韩国派大将公孙喜联合魏国攻打秦国。秦国穰侯把任左更之职的白起推荐给秦王，代替向寿统率秦军，结果在伊阙大败韩、魏联军，杀死二十四万人，活捉公孙喜，夺取五座城。秦王便任命白起为国尉。

[2]秦王遗楚王书曰："楚倍秦，秦且率诸侯伐楚，愿王之饬士卒，得一崐乐战！"楚王患之，乃复与秦和亲。

[2]秦王送信给楚王，写道："楚国背叛了秦国，秦国将率领各国来讨伐楚国，希望你整顿好军队，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！"楚王十分恐惧，只好再与秦国修好结亲。

二十三年(己巳、前第292）

二十三年（己巳，公元前292年）

[1]楚襄王迎妇于秦。

[1]楚襄王从秦国迎娶新娘。

臣光曰：甚哉秦之无道也，杀其父而劫其子；楚之不竞也，忍其父而婚其雠！乌呼，楚之君诚得其道，臣诚得其人，秦虽强，乌得陵之哉！善乎荀卿论之曰："夫道，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，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。"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，是其所以危也。

臣司马光曰：秦国真是太不讲道理了，害死楚怀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；楚国也太不争气了，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！呜呼！楚国君王如果能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，对臣下任用得人，秦国虽然强大，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！荀况说得好："治国之道，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，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国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驱使。"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，只一味制造声势，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。

[2]秦魏冉谢病免，以客卿烛寿为丞相。

[2]秦国魏冉因病辞去职务，以客卿烛寿为丞相。

二十四年（庚午、前第291）

二十四年（庚午，公元前291年）

[1]秦伐韩，拔宛。

[1]秦国进攻韩国，攻克宛。

秦烛寿免。魏冉复为丞相，封于穰与陶，谓之穰侯。又封公子于宛，公子悝于邓。

秦国免去烛寿职务，魏冉再度出任丞相，受封穰、陶两地，称为穰侯。秦国又把宛封给公子，把邓封给公子悝。